書說一

虞書　　　　山陰黄度

堯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作堯典

堯典虞書首堯典見授受之所由也堯名或以為謚非姓伊祁帝高辛子初封唐侯入太原故晉陽縣是也或曰定州唐縣今堯封國後徙太原為天子都平陽今晉州臨汾縣也在平水之陽故曰平陽平水出壺口山俗以為晉水非聰明天德也傳說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夫子序堯舜之德皆以

聰明為首人主非是則何以照臨四海而有輝光發越宅即嵎夷南交西朔方四隩既宅皆非光明之所覆被也遜遁也微子吾家耄遜于荒春秋夫人遜于齊皆遁也遜位通上下之辭漢晉間猶稱之王遜位卒于家劉寔以老遜位是也天子之位遁而去之何也堯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而洪水未治則地為未平地未平則天不能成也堯老矣故欲自遁使有大德者居是位於是舉舜使攝遂讓之讓權也權非聖人莫能行行權而協于正則可為萬世常法其書為典夫子表堯典之所為作者如此所謂撮其宏綱舉其机要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若順稽考勳功欽敬允信克能格至夫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安有無所本始而作之者故典謨皆称若稽古放倣古字放勳謂倣古而有其功也舉堯之德其見如此而後世或以為堯之號其曰名者非也敬緝熙盡心之學緝熙光明文章煥發心思深遠而未嘗不出於安行也安〻從容中道盛德之形容也敬天尊賢本於內疑作中心故恭為

允恭牽舜敷治為天下得人故讓為堯讓由是光
明周徧四表至於天地〻平天成也大抵堯典專
為讓舜作也
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変時雍
平均章明協合黎衆於歎辭時是雍和堯明俊德
尊賢也記曰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以親九族
齊家也平章百姓治國也百姓甸内天子所自治
民也皆能昭明其德詩曰商邑翼〻四方之極協
和萬邦平天下也建萬國親諸侯合和之無彼疆
此界而衆民皆化於是太和此大學本末先後之論
也凡今典籍之言道德者皆本此故推以為道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
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
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
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
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
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
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古曰重黎若順曆推算
象占候黃帝迎日推策嘗曆日月而迎送之是則
曆法其来久矣至尭始大備推算雖有數天與日月皆動物不可以一定之數求之也故占候之遲速先後猶有不齊則進退其數以合于天行故其失不甚遠而曆準
史記曰數法日月星辰曆雖定數象為不定之法
也而必本於敬順析因夷隩仁民之政孳希毨氄
受物之政無非順天者羲和居中曆象授時仲叔
分職於外春夏秋冬各至一方是為四子蓋羲和
之仲叔也申重也分命〻其事也申命因而重之
也東南屬羲主生西北屬和主成是為分命南因
於東北因于西故叔皆因命有仲有叔則曆象敬
授為伯〻長也羲和封國不可攷今絳州稷山縣
猶有羲和墓馬授時之政萬国承之民功舉矣嵎
夷南交朔方皆古疑脫一地字名嵎夷今登州諸夷依
山而居者交孔氏曰夏與春交非也秋亦與夏交
先儒嘗难此義或曰南夷足趾交名交趾故称南
交按漢初置交趾郡後置交州社佑通典曰後禹
舊號是則本名交其曰交趾者後世增益之也交趾之名本于王制南蠻雕題交趾偶與尭典南名字同漢遂置交趾郡按尭典四宅日月出納陰陽進

退皆天地大經南夷此足何足言哉
漢置郡為謬誤後復旧杜佑說為是禹貢西被流
沙自流沙以西皆夷界山川不紀於職方故称西
以見境域之不止此也朔始也北限沙漠荒茫悠
遠山川不可見故称朔方以為大界而亦有独称
方者詩往城于方是也南陽位而一陰生於午在
易為姤初六其曰交者陰交陽也往来推遷盛衰
之变也北陰位而一陽生於子在易為復初九其
曰朔者陽始生也終則有始其道無窮也嵎夷地
也南西位也方大界也交與朔著陰陽消長之義
焉疆表所至皆為王土民各莫居命令听于一人

二帝三王所以垂中國之統也孔氏曰日出於谷
天下明故曰暘谷日入於谷天下冥故曰昧谷都
聚也幽陰所聚故曰幽都或曰山海経有幽都山
今在北荒樂史寰宇記幽州有幽都山皆為附會
暘昧幽皆有名義南独無之何也日朝出為暘夕
入為昧昼中則明盛矣是故聖人南面而聴天下
雖然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聖人存消息盈虚之象
故南闕其名義而北称幽都以備昼夜昧猶有見
幽無所覩寅敬賓導餞送日導而出之送而納之
昼作夜息日成月要歳會由是生焉必賓必餞短

長之差分至啓開之所由正也周礼保章氏致日致月秩序
在察平秩平而序之平在平而察之驗於既往修
之將来故其事益有序詩曰以興嗣歲是也訛化
南訛敬致遂其化育無所不尽也而必本於敬夏
主農大化育不遂則無以致一歲之功矣易更代
也鳥以体言火以次言虛昴以星言孔氏曰互相
備是也中星正則天運可求分至定則日行可準
暦象之法備於此矣、啟亦正也春少陽秋少陰非
陰陽正位故称啟大夏大冬正位南北故称正析
分夷平隩室平言禾稼之入均也孳生尾交毨毛

更生整理氄耎毴夏希革冬氄毛天地生物之仁
也秋曰宵中冬復曰日中、崇陽抑陰裁成輔相、董
仲舒嘗推明之尭典中星與月令不同今又差矣
天地之運為難齊也唐僧一行乾策復還之論委
之定算猶當是臆度暨及也四子分職於是以帝
命總申勅之事當聯合也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尭暦也秦顓暦閏在歲後
尭暦考中星定分著隨月置閏故四時不差遂為
後世法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此為暦法大要故特舉而申勅之而其所以為

此者将以信理百工使庶績皆廣而已熈廣也六府三事未能尽修則庶績為未廣始命其長曰欽授人時終勅其属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熈尭治暦本意可見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疇誰庸用疇咨無所主名博詢之也若時登庸承上允釐熈績之文言有能順是允釐熈績者将登用之也允釐熈績此人主之職也尭蓋有譲意矣放齊測知尭意故挙冊朱蓋以為傳子尚矣自呉記載太昊氏而来有天下者皆傳世胤嗣也孔氏曰国非吁疑怪之辭啓開放齊以為啓明而尭以為嚚訟放齊称其材尭称其德也言不忠信特辯好争豈君德哉（尭崩舜猶避冊朱）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静言庸違象恭滔天

采事也工官所掌职事也水土之政属工官有能允釐熈績則水清土平在其中矣登庸未有其人遂独出（出字疑差）事典以求之左氏驩兜為渾敦帝鴻氏子共工為窮奇少昊氏子鳩聚僝見也驩兜挙

共工固以其居是官也居是官而行其職方〻聚
見其功堯以共工靜言用違象似恭敬而矯誕充
塞至可使漫天象恭生於其心也矯誕見於其行
事也僝僽之功必多詆妄然則共工為黜矣驩兜
殆党惡欤静言訓謀

帝曰咨四岳湯〻洪水方割蕩〻懷山襄陵浩〻滔
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方命圮族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四岳孔氏曰羲和四子分掌四岳諸侯故称四岳
四子分掌諸侯則是即以四子為四岳則不然周
官内有百揆四岳四岳只一人居中總四子所掌
諸侯四岳典羲和合職命官詳畧古今之变也四
岳之後申甫齊許姜姓治水専咨四岳以其主四
方能知其人也衆擧故称僉曰僉皆也登庸若釆
皆非其人故直以水患使擧賢而治之鯀崇伯史
記鯀帝顓頊子漢書顓頊五代而生鯀據左氏梼
杌為鯀崇國在今永興鄠縣四岳衆擧鯀〻才高
也於歎之見其為可表異也咈戾方命方執不順
理也天命之性物理具焉窮理尽性以至於命理
性命同出也圮毀族類也箕子曰鯀堙洪水汩陳

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水失
其性而五行皆乱彝倫由是而斁是之謂毀其類
尭見微知着衆人固不識也夫有才而不知道逆
而施之鮮不敗其類者异已鯀世称其才故四岳
欲尭姑自沮止而試之共工静言庸違驩兠猶保
任之而得不廢鯀方命圮族四岳僉擧而遂試之
聖人不敢以独智高天下也丹朱嚚訟共工象恭
鯀方命聖人覩人之法詳其心而畧其事非有聡
明天德不能如是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
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
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
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
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共工不修其官鯀特命無功於是擧舜是則昏墊
巢窟禽獣食人尭之憂誠不能已也四岳能用天
命故欲譲之以位巽早降伏藏也尭在位久高而
能降顕而知晦故欲以位巽四岳易巽彖曰以木
巽火々出而木泯也明明明其明者也擧朱擧共
工擧鯀皆其明者而既無其人故使之揚側陋必

又曰明〻者猶異其有人也師衆錫予師錫公舉
也謂之錫尊賢也虞今觧州安邑縣舜黄帝子昌
意七世孫昌應（意）帝顓頊父也按左氏因生賜姓胙
之土而命之氏舜生於嬀水故賜姓嬀封虞故氏
虞四岳舉舜已称虞不知何也豈以其居於虞故
以名繫地歟不然則自穷禅敬康以來有胙土命
氏者矣無妻曰鰥言此者有二義一見告不得娶
二見未有以觀厥刑也孝友已著此独未有覩焉
俞然也或吁或俞予奪素定聰明之德也心不則
德義之経為頑傲慢諧和烝進又治和之以孝而
進治理不至姦悪女妻刑法釐理降下也貴賤之势
可以言降也古帝子出封亦称降青陽降居江水昌
意降居若水釐降則婦從夫理之不可易者也後世
直以為下嫁孟子舜尚見帝尚猶上也雖貴而上之
夫婦後先之義也後世訓其義為配皆失理孟子帝
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
畎畝之中嬪婦也易二女同居為睽二女能執婦道
于頑嚚傲慢之間克於是以舜為果可敬也孔氏曰
言敬修已以敬詩首関雎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治天
下必有其本也故堯以此首試舜嬀水名水北曰汭

酈道元註水經嬀汭水出蒲坂縣南流曰嬀北流曰
汭異源合流西入河其說典古不同蒲坂今河中府
河東縣

舜典

虞舜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难作舜典
舜自虞即帝位都安邑或曰蒲坂或曰平陽自釐
降至納麓皆試也必試而後讓司馬子長尝發明
其義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
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
弗迷

華光之輝彩也以聖繼聖是謂重華協和也典堯
合德也史称舜之德其凡如此濬深塞實玄幽自
側微升聞于上徽典司徒百揆冢宰賓門四岳諸
侯長也皆位也五典五常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
友之交也慎厥身修而致美焉使各由其理分是
謂堯從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也孟子曰瞽瞍底豫
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穆穆美
也言四方諸侯来朝覲者以賓礼接于四門而皆

穆〻有美德也麓孔氏改為録言大録萬机之政陰陽和風雨時是蓋三公燮調之職也改麓為録固未可據論語迅雷風烈必変越裳氏曰天無烈風暴雨此言風烈非和風矣何以言燮調烈風雷雨則必淩震可畏惧而能不迷故為異耳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尚書家所傳未可廢也納麓在諸难之後蓋其最难者禹治水隨山刊木益焚山澤禽獸逃匿驅龍蛇放之道神姦物恠固當有之禹亦有不能為者堯納舜於是而其患息此事本無足恠今釋老氏宫室或言本蛟龍之居馴服道德委之而去人不以為恠矣十三州志曰麓林之大者也其後秦置鉅麓郡堯将禅舜合諸侯群臣百姓納之大麓風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此出緯書雖难尽據而與史記相符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舜於是攝行天子之事孔氏曰舜讓堯不听使攝位恐不然堯在舜固當攝耳攝則猶在臣位也舜讓禹率百官若帝之初経文可見蓋權制也此義

不明故其秉迂甚者則有咸立蒙之論受終于文
祖堯不得專典舜亦不敢輙受也堯於是不為政
故曰終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璣衡器也璿美玉敬之斯寳之矣日月五星
之行度璣衡可以察之而何以齊之洪範五紀歳
日月星辰暦數堯傳舜〻傳禹皆曰天之暦数在尓
躬是故聖人在上日不食星不孛占候雖有器齊
平必以德也此治暦本論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

肆遂也遂使主祭也以事祭天謂之類告攝位也
宗尊也六宗孔氏曰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雖不
見所據而孔氏書出於屋本有傳恐其説或有所
自也諸家皆後出臆断典不得已寧從孔氏鄭康
成曰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據周礼實柴祀
日月星辰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是皆天
師故称宗月令祈年于天宗是也然去日月恐不
可或曰日一月二星三五星辰四經星十二舍司中司命
五風師雨師六此恐當是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后君也群后諸侯周初諸侯猶称四岳統群牧欽
公侯伯子男之圭璧牧岳各統率之既尽乃有継
之辭正月上日受終尽其月乃日日見岳牧與群
后而班瑞焉班瑞即黄帝符釜山也自後朝覲皆
行之見覲礼

歳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
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
北岳如西礼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群后四
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孔氏曰律法制非也度量衡皆生於律與暦通後
世暦猶有傳律無傳矣故暦亦難精律暦本一學
同律為考樂也東岳岱即泰山在今襲慶府乾封
縣南岳衡山在潭州湘潭縣西岳華山在華州華
陰縣北岳恒山在定州曲陽縣王文中子曰舜巡
守一歳偏歴四岳儀衛簡而徴求寡也至周改為
十二載事稍繁矣然成王作洛宣王會諸侯於東
都亦未見一歳徧巡也敷奏明試大行人春朝圖
事秋覲比功夏宗陳謨冬遇協慮本此史記黄帝

東至海西至空同南至江是為巡守事始舜巡守
正為覲省諸侯職業將行黜陟五載一巡三考再
巡則功罪皆見巡守制度至此始詳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舜十二州冀并幽青營兗豫徐荊揚雍梁肇始也
黃帝置左右監堯四宅舜始置十二州〻置牧封
山言有屬禁也濬川使通流曲防過澤皆在所禁
禹曰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
於是告成功矣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
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

象者像也像其事也典常也刑有重輕像其事而
用之是謂常刑宥寬也舜作五流之法以寬肉刑
肉刑聖人之所甚不忍也故寬之其所不忍而不
廢禁暴詰姦而不可已也而謂之常刑肉刑之行
於世久矣不得已而存之而使其民遷善遠罪則
有其道焉禹益皋陶陳謨為可求也鞭扑之施猶
非得已漢孝文帝能知堯舜之用心也雖功用為

不足而猶能使黎民醇厚海内富庶與於礼義公卿耻言人過失少近古矣漢魏諸儒詖狹之見安能識此鞭周官條狼氏鞭五百鞭三百官刑也扑比長小胥觵撻教刑也金職金受士罰金贖刑也青災司徒荒政緩刑也天患民病不幸而陷于辠則緩而赦之肆緩也春秋肆大眚怙終三謗三罰教之不悛者也賊害也司寇所謂害人者也舜刑典歷三代至于今雖因革不同而大意常在流宥鞭扑金贖多為之制可謂尽其心矣方且儆戒欽恤形于辞旨惓惓焉刑典既修乃正四罪共工偽

驩兜党且狠苗頑鯀废其事皆由治水治水績效未著則共工自以為鳩僝之功驩兜自以為有舉賢之功苗自以為有能治其國之功鯀自以為有堙塞之功其罪不可淂而正也土平水清吾事已定則其所謂象恭比周頑弗即工汩陳五行凡作於其心害于其事發于其事害於其政者始可見故正其罪以謝天下而天下服彼四人者亦奚辞焉此用刑之法也何以知水土已平而後行四罪之誅也曰其事載於封山濬川之後而又敷奏明試先賞功而後罰罪先進賢而後黜不肖聖人行

事皆有次第也左氏史記載誅四凶失其先後然則自受終至此
皆為治水它事則其相因者也故重於流竄重於
放殛重於放皆行其流宥之法而輕重有權流有
含法大司寇其能改者反於中国三年不齒今法
編配放還是也放屏廢今法永不放還是也竄投
之荒遠今法配遠惡是也殛罰作多方曰我乃其
大罰殛之今法重役居作是也驩兜之罪如経文
不應重於共工而禹曰何憂乎驩兜左氏掩義隱
賊好行凶德則其強悍暴横敢為患害為可憂矣
独力保任共工亦可見三苗恃險不享政教欲自
用其國其罪為叛故竄於荒遠以見其自絶於中
国也鯀大吳民力壅塞水道九載績用弗成故罰
作以若之驩兜挙共工抵罪四岳挙鯀而不坐四
岳賢挙鯀非私天下以鯀為材四岳達天下之情
使堯試之也此定罪重軽之权也三苗姜姓國左
洞庭右彭蠡鄱陽湖在南康郡都昌縣苗境東西
横亘千餘里為山澤林藪富饒之国凿州史記作
凿陵崇山在澧州澧陽縣或曰今驩州恐非三危
山名在沙州燉煌縣羽山在海州朐山縣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

咨八音
臣為君服三年始於此未嘗不本於人心也孔氏
曰四夷絶音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及者遠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孔氏曰舜服堯喪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有
終斯有始也後世踰年即位免喪即政皆用明年
正旦其事始見於此
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四岳耳目之官也舉賢命官其四為可見闢四門
受四方諸侯行其職掌必闢四門而後明目達聰
自國中以及四海皆無壅塞也古語君門萬里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
人蠻夷率服
咨亦問也天下萬事不問何由知之中庸曰舜好
問皇皇者華君遣使臣咨事咨難咨義咨親柔遠
擾馴之也能邇教治之也惇德允元親君子難任
人遠小人也洪水既平治安之策不過此數語天
下無事起禍生亂必自小人詢岳君体咨牧治要
牧統理諸侯故訓告之如是頌曰無競惟人四方
其訓之唐虞三代中間皆有戎夷雜居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
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
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
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
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皐陶蠻夷猾
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
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奮起庸功治道當有緝熙之功常惧其頹墮委廢
不能自起也有能奮庸則堯事可廣矣堯若時登
庸舜有能奮庸一意是為君相之職於是謀百揆
之官前此舜蓋以百揆攝行天子之事舜既即位
乃復置此官亮明采事惠順疇類一事失記必咈
其類理勢常相連屬也故其官名百揆伯長禹鯀
子賜姓姒國於夏今潁昌陽翟縣也河州大夏縣
禹所出故以氏其国九官惟禹與夷二人以伯繫
繫（疑非）名三公也史記黃帝置左右太監〻萬國此
即後世三伯也公羊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
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居於内是則本三公
也故謂之王官之長又謂之諸侯共工司空皆是
官共工未黜故使禹以司空治水稷播種契敷教

皐陶明刑皆有功禹功最高故卒令為百揆其曰
汝平水土惟時懋哉蓋言水土已平而後煕帝之
載為可勉也稷契皆嚳子稷賜姓姬國於邰今永
興武功縣契賜姓子國於商今商州商洛縣皐陶
左氏為庭堅顓頊子其後賜姓偃封於六蓼六壽
春六安縣蓼霍丘縣史記曰封英六或在許春秋
有英氏廬州廬江縣許穎昌府也品程式也厚薄
輕重各有成式夷子二本不用其品矣遜順不順
故不親本末舛也敎敷在寬優而柔之使自得之
也猾亂群行攻刧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
曰宄中國五敎所加七政所施不應有此惟蠻夷
猾夏為當懲也中國而為寇賊姦宄則夷刑也不
待敎令而誅之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言罪各有
狀使服其刑司刺上服下服是也五刑以輕重為
三等曰三就猶有成也成其罪也大辟重宮剕次
之劓墨又次之刑有五流而宥之亦有五若今所
謂加役牢城不刺面之等當時宜有其名也而亦
所以居遠近為三等曰三居約調人不同國千里
之外海外是也然四凶皆居王畧則唐虞之世無
逾海之法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典帝曰俞往哉汝諧

禹自司空為百揆於是不復置司官故使垂掌百工還其舊名典三公舉三公為工官蓋使垂之禹百揆伯夷秩宗皆兼官三代三公多兼官命官選材三公尚德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名山大澤不以封皆屬天子故名之曰朕虞其屬諸侯者皆特賜也謂之錫益後亦為伯史記作伯翳一曰即隤敳賜姓嬴其後封秦益本佐禹治水奏庶鮮食山澤之政典水土通汙池園囿皆虞官之職漁獵艾伐當有政令仁民愛物事固有序也左氏八愷有伯虎仲熊豈即朱虎熊羆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
命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典礼在工虞之後文武小雅終魚麗而其序曰美
萬物盛多能備礼事序如此百揆三礼皆咨四岳
其事重也不独選求於朝廷之上恐四方猶有其
人焉伯夷孔氏曰姜姓舜命之不名與禹異史亦
承之夷有師父兄之義也夙早寅敬也言早夜有
平旦夜氣之常存也坤六二曰直方大仰不愧乎
天俯不怍乎人故能塞乎天地之間曲則餒矣惟
清故直清天德也平旦夜氣之所能常存者惟其
敬也繫辭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言晝夜一也
通則常知晝擾夜昏何知焉志直氣清晝夜常知
悠久純一與天同德故能交于鬼神精氣為物遊
魂為変是故知鬼神之情状然則秩宗之選誠难
其人矣礼之用博矣命秩独使典祭何也礼必本
於敬〻莫大於祭也以五礼防萬民之偽而教之
中偽則不直中則敬也故十二教一曰以祀教敬
則民不苟往欽哉使往敬其事也胄子公卿大夫
士之子弟也胄子世業教之為詳天子之
子弟亦學焉直溫寬栗剛不虐簡不傲和也所謂

樂德也礼教中樂教和必有其德故在心為志者
皆德心發言為詩者皆德言樂本于詩而後有声
有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皆德音也大師教六詩
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是也神人以和通
迷明之故也夔于是欵而言曰予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石磬也拊亦擊也百獸洪纖之異名欤疑非欤字
磬統衆樂商頌曰依我磬声人莫不擊磬也惟夔
擊之而百獸率舞發于其心應于其手至和之所
感召者與人不同也夔自献其能如此以見作樂必
能如舜之命也苟無其德雖夔之妙于声亦無所

施師曠語晉平公可攷舜曰予欲聞六律五声八
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又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龍與夔聯職其事通乎樂也堲疾殄絶〻行異行
異行不同倫為當絶也為我之義甚愛之仁鄉原
之善斯可已皆是也孔子論四代礼樂終之曰放
鄭声遠佞人佞人鄭声同發乎其心之邪也言為
心声佞言僻行声随而变桑間濮上鄭衛之音皆
由此作此舜之所疾而孔子之所遠也古樂中正
故难聽鄭声淫哇故易溺鄭衛作而天下靡然從
之不徒禁其声先必遏其行是以謂有本孔氏曰

納言喉舌之官此據詩出納王命王之喉舌也出
納王命王之喉舌在周為内史之職内史掌叙事
之法受納訪掌書王命而出之可以為喉舌之官
而非樂也與龍所掌不同舜悪庻頑讒説而使工
納言時颺之則納言者工也工在周為大師納言
時颺類若陳詩之事変風変雅之作讒説殄行之
莫能正也屠蒯飲師曠酒曰汝司聰是則舜納言
司聰也司聰掌出納帝命而通于樂至周其職遂
分詩大序国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而懐其旧俗者也故変風發乎情止乎礼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義先王之澤也是則古者陳詩必由史官史官有典籍之戢参稽古今而察其変討論潤色必使止乎礼義而後歌之此詩之通戢于工史其可攷者如此
有出有納何独以納名官出口德納耳德出容可
謹而納每易惑故易曰巽而耳目聰明荀卿子曰
入乎耳著乎心出納何以皆称朕命出納相因也
内史受納訪〻而納之猶王命也此與太僕出入
主命不同太僕出入已成之命此有咨訪則猶有
議論也謂之喉舌之官取往来通塞之義詩曰邦
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有若有否而必明其所以然
者是則容有議論矣夙夜出納惟允宣布流通不
使其少有壅滞也言與行相應一或不然何以能

行故惟允此司聽者所當察也工之親近人主其
所關係豈輕哉予讀晋書鳩摩羅什傳曰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宮商体韻以入管
絃為善凡覲国王必有贊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
也樓大防為予言其太師公尝守括蒼有安工善
譜曲凡詩賦序記皆能譜之有舉子使譜經義亦
成曲明年又使譜之與前譜無差錯且曰凡文皆
可譜必作得好乃可耳謬妄之作不能成曲乃知
納言時颺皆心声其邪正善悪果可察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岳牧九官職掌遂為萬世常法雖古今更易不同
而其大經不出此二十二人孔氏曰禹垂益伯夷
夔龍新命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稷契皐陶不
與恐不然四岳一人耳堯欲巽位於四岳則一人
何疑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終堯曆象之言也熙廣也庶績皆廣三苗独否於
是分北之此當在禹征徂之後舜攝帝三苗仍頑
弗率至於用武及其既格則別其善悪使不得相
從叛上法當死分北猶宥之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陟方孔氏曰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野而葬
焉此據礼記也按孟子舜卒于鳴條鳴條在安邑
則故舜都也舜禪與堯有不同者舜世禹雖攝大

政令猶自舜出故舜親巡守陟四方高山祭天覲
諸侯謂之陟方頌曰陟其高山後世緣此謂之登
封謂之升中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
槀飫汩作九共槀飫皆書名凡十一篇皆亡

大禹謨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
稷
矢陳申重也反復之也書名謨序称功何也禹之
謨實紀功也其先皐陶何也皐陶之謨推明君德
本末該貫禹功雖高其行事要不出於皐陶之所
陳述也是故皐陶非無功而称其謨禹非無謨而
称其功聖人之言初無異者治水明刑各見諸行
事而地平天成禹之功為獨高也皐陶曰朕言惠
可底行禹曰乃言底可績皐陶之謨必可行也禹
曰予思曰孜孜皐陶曰師汝昌言禹之功必可言
也舜所以反復之使互相發明也是故二典為萬
世之常道聖人大宝不可以浅德居也三謨為萬
事之格言禹之功皐陶之謨皆行其君師之職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

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
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
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
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禹功高遂受舜禪故史称大禹以别於諸臣禹亦
考古而行之命者令也敷布也文德命令布于四
海禹貢東漸西被朔南曁声教也鴻水方割堯独
憂之禹治水有功文德命令由是布于四海是為
敬承于帝史表禹之功如此然則以謨之所以為
謨實紀功也雖然未嘗無其言焉曰后克难厥后

臣克難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禹之言也禹所以
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皆本乎斯言也為君难
為臣不易君臣克艱故其政治而黎民敏德黎齊
人有士君子之行也敏疾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此
所以為堯舜之民舜承禹之言而申之以為信乎
其如此愽詢廣問故嘉言無所伏俊人在官故野
無遺賢周人郷自五家為比野自二十五家為里
比長里正爵皆下士野無遺賢非虚言也豈独天
子之国哉四方萬国莫不皆然故寧稽于衆舍己
從人試縣可見鰥寡孤独天民之無告者也不虐

不廢匹夫匹婦無不與被其澤者惟堯能之堯蓋
知為君之難矣孔子曰堯舜其猶病諸夫豈易事
哉益承舜之言而推美堯德以為堯之所以能如
此者由其有大德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廣運也
大而化之之聖也聖神武文不可執一端而求聖
而不可知之神也堯有大德天眷之詩曰乃眷西
顧此惟與宅天之擇君之精矣奄有四海為天下
君天下一統中国一人也天下大物也非有大德
奚能居之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
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二去邪勿
疑〻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
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
帝念哉德惟善政〻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
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頼時乃
功

禹又陳逆順吉凶之理而益承之吁嗟而致戒焉
吁嗟之者去其逆也忽無虞廢法度遊佚淫樂賢

不肖倒置違道干譽咈衆從欲怠荒罔終皆逆者也去邪弗果庸闇不論中主以上未免有之疑謀而欲成之徼倖行險得失精炎（精炎疑作猜忌）此心何由而熙廣哉大抵明照聰達奚有疑謀々之而疑必有逆于理者故其事難成雖强而成亦難保也疑而舍之其心泰矣百志言此心無適而不然也雖然共主鮮克知其邪而容之堙水克知之其不可而听為之克天德也豈得而窺測哉勿疑勿成戒人之不善學克者也人各有分量必當自知蓼蕭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董夷之所以悅服也怠荒一作蕭墻不戒况疆埸之外乎禹承益言則又歎美之歎美之者效其順也德懋政修六府三事允治戒董勸各以其道皆其順者禹使舜念其事六府三事必欲其勿壞則亢益之言皆當念也德惟善政而後有及物之功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無其政也政在養民而已六府三事皆养民也正德仁義礼楽外此邪矣利用共工邪事厚生稷播種虞山澤皆是也正德先於利用厚生者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也修故不壞和故不争苟不正德不奪不厭休選賢與能威揵罰不濫以

九功之叙作詩章使人歌詠之以此勧天下仁声之入人深也聖人由是作樂焉舜承禹言而推其功於禹勿壊之訓誡不敢忽也是則大禹謨一君臣克艱為克承也二逆順吉凶戒舜保其功於無穷也舜反復之益推明其間於是而禅禹焉故曰禹謨紀功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惓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懐之帝念哉念兹在兹釋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益怠荒禹勿壊其戒功矣舜方耄期倦勤而禹能不怠於是禅禹文言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此堯舜之德也邁猶過也禹以為皐陶種德過人而降於民民實懐之帝所當念也雖有其德不能推以及物為不降念兹在兹無一念不在是也釋舍也舍之為不復念也然本未尝忘之是則無特而不在是也名言名之必可言也司勲ゝ功庸劳力多其名也其事皆可指述則言也既不可名又不可言則誣也名言此

必在此矣而又惧其言之出不本於誠也則又使
信出之必信出之者至誠樂與也詩曰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此人主念功之道也臯陶之降德無一
日而能已也臯陶無一日能已舜爲可已乎是故
舜能念臯陶之功　如此則其自進德爲可知矣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于正汝作士明于五刑
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
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
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
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
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
休
期猶要也明刑弼教要其君于治刑不得已而用
之而必要之于無刑協中則無過差不協雖善猶
過差也況凶德干正必麗于法矣此臯陶之功舜
所能念也罔愆躬率以正也簡寛君德也煩苛急
蹙豈所以君天下哉罪不相及賞延宥過刑故功
罪疑軽重皆爲天下後世法孔氏曰忠厚之至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経哀矜惻怛如此故好生之德
洽于民心民皆自愛不犯有司此非苟爲歸美之

言也人主無好生之心有司得寬平之名此豈可
行漢文帝本仁厚張釋之輔其不及耳如使事武
帝豈得行其志乎君視民如禽獸而獵之民有狠
心扞格茲甚秦法煩密刑人如恐不勝由是天下
群起為盗漢初約法三章號為網漏吞舟之魚而
人知自愛重犯法至文景幾致刑措其事一一可
驗然則皐陶之推功于舜本之於君德誠非苟為
歸美也故舜亦遂任之於己以為予固欲之然能
使予從欲以治風動四方則由皐陶推明之是則
皐陶之美也稷契皐陶同功一体禹命宅百揆讓
稷契皐陶命禅独讓皐陶不及稷契何也皐陶彰
明君德其功大不當在諸臣之下也試使治水粒
食桑教各共其事而民不丕應忿疾傲詈之遂作
失德刑之序廢君師寵綏之職則雖一夫向隅而泣
猶為君道不尽是故王功曰勳事功曰劳皐陶輔
導君德功當為冠禹治水猶為事功独以懷襄患
大功遂独出耳稷契之功皆因於禹固不能先皐
陶也故夫子序三謨独以皐陶配禹而犹加諸禹
之上史記禹為天下舉皐陶荐之且授政皐陶卒
始荐益

帝曰来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数在尔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听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禄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洚水儆予天降洪水以儆人君使知惧也舜承堯安敢不任之于己天下大災患非人主以其身任之將誰使屬哉書傳皆曰堯有九年之水堯以前蓋無此也自開闢而来水未順道則地為未平於是天將平之堯舜禹益稷数聖人倶生於斯時而堯舜為能承天意任其事于己故堯擧舜禹治之舜曰勅天之命惟特惟幾苟失此幾不知何時可平哉九年浩蕩滔天之勢天意惟可知也禹治水十三載四海賦功自非懷襄大畜民心同厭若之則安敢與此大役乎由是觀之聖賢不作天命流行幾之不察而失之有不可勝言者矣降孟子作洚共工鯀皆嘗治水障塞亦或言工而非所謂成

允成功也禹声為律身為度左準繩右規矩載四
時是為暦数在躬孔子曰言天道在其身是也元
首也衆建諸侯而天子加焉故称元首人心應縁
接物與民同患者也易流故危典礼與行人紀攸
立故曰人心（鳥獸不可與同群）道心寘漠虛寂不可名象
者也無迹故遺（微上天之載無声無臭）卓乎独立道体斯在故
曰道心（人生而静）道心体也人心用也用之而危則害
道不用則偏体孤徳堕于荒茫不可以同乎人精
曰純（光明融照知不雜譬如純無鑛）一曰熟（仁在乎熟五穀不熟不如荑稗熟故絶）一
致一（剛健篤実全力不欺）大雅曰無然歆羨無然畔援歆羨
畔援皆二也武王牧野無二尓心孟子不動心有
道皆致一之学寂然不動（道心）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人心時然後言楽然後笑義然後取）雖未尝動也故曰允執其中（体用）
合舜執両端而用其中於民机熟而力全也不堕
于無不没於有然則有無皆邉（疑作迹）也故謂之両
端無所稽験其言勿听未尝咨詢其謀勿庸禹聞
書言則拜虛受可知也舜猶惧其有聴受之失故
戒之舜楽取諸人以為善其用此精矣君民分殊
而勢敵自古聖賢常為匹敵之言君為可愛則義
之尽民為可畏則仁之至後世法家者流厳而少

恩盖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正君臣上下之分於是
威刼而勢壓之不得意則教戮殄滅使不敢喘民
始疾視其上上下愈隔絶不可合衆非元后何戴
天下豈容有兩統哉后非衆罔與守邦無民豈能
独立乎可願即孟子可欲可欲為善不可欲為悪
善當積悪當消性之所固(同)也天之置君専以為民
而使困窮無告豈能無豐天禄長絶矣終絶也大
雖曰命之不易無(遏)尔躬君子終于言無所茍也雖
至於興戎大事也自其口出豈敢不慎孔氏曰慮
而宣之成于一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
命于元亀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亀筮協從
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辞帝曰毋惟汝諧
益稷諸臣不独有功而皆有君徳故禹欲枚卜之
伯夷挪下恵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
天下皆為有君徳也舜志先定詢謀又同宜有以
當鬼神之心矣然而隠幽不可見也故託之於亀
筮而無不協從者古人不茍卜也已卜而又卜則
為習々因仍也卜不習則吉習為瀆々則不告為
凶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孔氏曰神宗文祖之宗庙非也舜祖顓頊而宗尭
蓋尭庙也率百官攝行天子之事也舜攝曰受終
尭雖在位不復為政也禹攝曰受命〻使攝也大
政令猶自舜出征苗可見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
師曰濟〻有衆咸听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
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
之咎肆予以尔衆士奉辭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
有勲三旬苗民逆命
舜攝巡守禹攝征苗皆新其事也事亦漸変矣不
稟政令為不率苗依水為國其君已伏罪而其民
猶有保山澤逆命者三旬須假之猶不伏故至於
既格遂分北之
益賛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不屆滿招損謙受益時
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〻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
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
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孟子曰怨慕也誠和〻理
順也故至和能感神昌盛其言盛大也尭舜之盛

德而用武誠為不得已反己而求雖非不足而未
不見其有余臯陶德刑之叙益謙滿損益之戒是
或一道也此責难之義故禹拜之而大禹謨終焉
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即首陽山也或曰在濮州
雷澤縣或以為在濟陰今兴仁府也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舞干羽于兩階偃武修文也兩階朝位禹復命帝
益修文而苗格
臯陶謨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
何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
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臯陶之言也禹雖称謨實以
功見故史先述其功而後載其言臯陶不以功見
而專以謨称故史直著其言焉夫能信蹈其德故
為其君陳謨而明弼丞之而諧固未有不自治而
能治人者也禹既然其言而欲尽發其義乃致問
焉臯陶于是称美而詳之慎厥身修其理身長在
所思也不思則不得矣詩曰思無疆思無期思永
也徒思不學則殆慎厥身修學也學則知識開明

而能鉤深致遠矣惇叙九族自身而推之家也虞
明励翼邇可遠在茲自家而推之國自国而推之
天下也励勉翼敬萬里昭明一勉以敬推而放之
四海而準矣皐陶守約用博言近指遠條理一貫
本末兼挙自後聖賢之言德行者皆祖述之其言
盛大矣當其初脱皐陶之口誠可敬異故禹拜而
受之雖然皐陶固亦有所受也故史稽之曰稽古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难
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懐之能哲而恵
何憂乎驩兠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修身本也知人要也安民体也皐陶刑官推明君
德刑期無刑其事必當其本也知人安民亦本於
修身而已矣詩曰己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此知人
之本孔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此安民之
本修身矣而民不被其澤者不知其体要也故皐
陶次第指陳之禹以其言益盛大故嗟嘆之而以
為知人安民雖堯猶难之哲明之盛也小大長短
各當其任故為能官人飢食寒衣無一夫不獲其
所恵也故黎民懐之明生於止（疑作好）善恵推於不
忍之政有堯舜安之而為仁湯武身之而為知五

霸假之而為力下此雖假不能直情徑行何难之有故自假等而上之至于安用力為愈难孔氏曰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指謂共工驩苗之悪易見共工之悪難知巧佞每能使人溺也故不著其名而表其狀然四罪共工独軽何也行法與立言不同行法據其事立言原其心象恭必求自蓋其心雖甚無狀而其迹多隠伏聖人行法終不以其所不可見者深文坐之至於立言為世訓則常推其所未為而知其所必至故堯以為滔天禹以為孔壬孟子闢楊墨而以無愛為無父為我為無君皆禽獸之道其極必至於食人亦若是也公孫弘假春秋誅心之法以殺人慘矣哲能知人凶慝不敢肆恵黎民懐之本根不揺雖四凶不能独為乱故尝雜仕於堯朝矣然則舜誅之為有遺憾欤曰德刑之叙君師寵綏之職而彼四人者独不與被其澤其(當作豈)聖人之心哉故皆貸其死而流竄之藝祖皇帝讀書以為四凶之罪止於流竄遂軽刑是知堯舜之用心矣此舉四凶之悪不及鯀禹當為親諱也禹雖功高不能免鯀鯀得罪於天禹不敢私也(疑脫一故字)箕子曰帝乃振怒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
采禹曰何皐陶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擾
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刚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知人雖难而亦有可見之行言人之德亦必有可
称之事成德為行其别有九則載采是也條數之
曰則其事則其事九德剛柔之差也其差本不甚
遠而名輙異銖称寸量以為官人之式程寛患縱
懈故貴栗柔患不立愿弱多堕恭則謹乱治明辨
者也戒忽貴敬擾順氣易卑貴洪毅簡率貴廣隅
剛多浮貴实彊多悍貴知義寛柔愿乱擾直簡刚
彊其材之不能不偏也栗立恭敬毅温廉塞義各
救其偏以成中德也寛柔愿乱擾敬直簡刚彊必
能彰明此九者各有常吉言善也苟有是德不問
多寡皆可為善士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曰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九德之中有其三日布而行之而又早夜浚明之
譬之水日浚之而益深譬之鏡日蠲之而益明深
源發光日新之功此可使有家九德之中有六焉

日嚴敬之而明能於是此可使有邦君國子民其其事廣矣翕合不惟三六下有其一上備其九皆合受而敷施之事仕九德皆仕俊乂無不在官同官為僚工治事之名師々尚德有余不足迭相師也人才雖衆而無相師之風則其患更多惟時進修及時各有職業傲誕從康則失時矣撫安也五辰緯星凡星皆出辰沒戌故五星為五辰十二舍經星亦為十二辰歲星司肅典致時雨熒惑司哲典致時燠太白司乂典致時暘辰星司謀典致時寒填星司聖典致時風經星有常不变緯星有伏有息有進有退與日相終始变則不準雖齊惟聖人能安之而以日星為紀日成月要歲會由是而出故庶績凝焉孔氏曰辰時謂五辰之時則呂氏月令是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々業々一日二日萬机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有邦位最高列爵分土典天下之賢有德者共理之此治要也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天子勤儉則有邦皆勤儉天子逸欲則有邦皆逸欲是為天子教之也故切戒之兢〻慎也業〻懼也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一日二日幾之先見者且萬焉幾失時逝吉凶乖逆亂亡至矣其敢不戒懼省察而逸欲之行乎曠空孔氏曰非其人為空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材建官代天理物而不材非據廢天職矣天敘此有典必勅我五典使皆歸於厚秩言有品式也天秩此有禮必自我五禮使可

通行庸通也五典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禮吉凶軍賓嘉出于天者理之所固有修之於人者其事至五而盡也勅〻而政之自言有所自也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也我〻人君也典之治亂禮之興廢在人而不在天也五惇各致其厚不相陵也有庸禮之変多端吉凶相襲君國相錯不可執一務使通之而後可常行也此皆天工而人代之者也事為有司治為有体必將同敬合恭以和其衷則可以代天職矣衷發于其中者也左氏信不由衷人之智識固不同若皆由衷則是非

可以相資短長可以相補而終歸於和若扶偽飾
情則多端矣誰能和之故所謂和者如和羹之和
鹹酸不同齊而使必適如和樂之和清濁不同等
而使必諧天命有德故制為五服而各使章名天
討有罪故設為五刑而各致其用德之小大不同
故五服五章罪之輕重不同故五刑五用数参於
三五於五可以察天地之情可以尽萬物之理故
曰参伍以変服彰厥善罪罰厥死黜陟幽明勸懲
行焉於是政事為可勉矣天之聰明必自民其明
畏亦必自民威用之期可畏民不能自用其威也

天之聰明〻威因於民而用之是則命德討罪必
順于民心斯能合天意矣此道達于上下維一家
之事此理不差而況于有土其可不敬乎

皋陶曰朕言恵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
予未有知思曰賛〻襄哉

恵順〻於理也可致而行皋陶在諸臣之中實主
議論而自称其言如此言所以明道當仁不讓也
禹称其言行之可致成功言之而不可行与行之
而無功皆為空言皋陶猶恐無以致其效也故曰
予未有知其果能成功与否凡今致思而言者必

當賛〻其君使登進之襄上也舜聖人也皐陶猶欲進〻而登進之是以知學無止法

益稷

益稷佐禹有功因共称其事故以名篇孔氏之言是也

益稷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〻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〻懐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乗四載随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禹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皐陶慎厥身修庶明励翼益稷予思曰孜〻是為三謨綱領皐陶之論道悉矣禹奚復以言為哉在力行而已矣八年于外手足胼胝所謂思日孜〻者言莫加乎此也皐陶欲尽發其義故歎息而問之四載舟車楯樏隨山刊木川依於山而路因於川也刊木通道也匠人曰两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益虞官奏進鮮食鳥獸茹毛飲血在粒食前洪水草木暢茂益烈山澤而焚之乃奏鳥獸鮮食九州之

川皆因其自然趍下之勢而通于海大水既入無汎溢之患則於其中為畎達溝為溝達洫為洫達澮為澮達川稷農官艱食稼播鮮食魚鼈川瀆溝澮本為播種因奏魚鼈鮮食懋勉々遷有無使之相通化其居積使無壅滞而後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凡此不過数十言禹之治水規模尽在此益山澤之政稷播種典契敷教其次序亦尽在此可謂能言矣言貴於可行也而不見効如此則豈不深切著明矣故皐陶昌言禹拜之禹昌言皐陶師之服善無我聖人之心一也故曰師々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夫既萬邦作乂則天下無復事矣怠忽将至邪佞乗隙而入六府三事壊而弗修前功喪矣故禹謂帝當慎乃在位而舜然之禹又詳其義焉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莫不各有所當止也而安之為難不安則易畔也幾當察康當戒弼直當親夫能安於其所止而察幾戒逸親近忠直則君德益進治功益懋不動則已動則四方大應待志而

行上帝亦故（疑非故字）歆之不庸釋中命用休斯能昭
受之矣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听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安而所當止幾康之必察戒舜固能自尽其心矣弼直之言禹皋陶益稷諸臣豈得辞其責乎鄰近也臣哉鄰哉非其臣之近而誰近鄰哉臣哉近者惟臣而安得不進其道乎左右有民二伯之職分天下為左右而使其民皆正王面左右不相應和則其体不舉矣宣力四方四岳十二牧之職四方當相保合也四方不相聯屬則其体不全矣然而治有本始也一人作德萬邦丕應是故逸歆之作長生於耳目之娛五色不能不視而能使人眩司視者所當正也故繪繡之施於作服則可矣用於

靡曼之覌而不能正是無目也五声不能不听而
能使人聾司聰者所當正也故律呂之施於中正
則可矣施於淫哇之適而不能正是無耳也日月
星辰山龍華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古人
皆當象物明義施之于繪繡之事矣舜於是覌之
以作服然則尭舜何事而不稽諸古哉日月星辰
照臨山出雲氣潤澤萬物龍變化華虫孔氏曰華
草華虫雉鄭康成注周礼鷩以爲雉華虫華虫有
文章也或曰非雉也當是鳳舜服以鳳配龍爲
之於衣〻六章皆神物也鳳知時非其時不出夫子
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鄭又以繪為績恐當是字當作
繪恐脱或古字簡宗彝周人刻虎雖周礼毳冕自宗
彝而下則舜服宗彝有虎矣蜼有無不可知大抵龍鳥
虎武四方之獸先儒謂蜼能知晴雨為智是當為北
方之獸藻水草潔清火明粉米養古說黼若斧形
黻两己相背予接續人戢青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
章白與黒謂之黼黒與青謂之黼所謂雜四時五色
者也文謂物生而有華采也章物相見章明也黼从
甫〻美也丈夫之称物美成也黼黻从犮物之終始
除舊更新之義也文章黼黻皆雜四時五色文章

不為物形独黼為斧黻為兩已相背未必然也孔氏曰絺𦙍之精者其説乖當從鄭字藻或為繅粉或為粉米或為絉皆从糸黹黼黻从黹皆以刺繡立義也大抵舜服十二章日月星辰雲氣乾之施化也乾陽物也龍東方鳥南方皆陽也陽軽清故皆晝於衣虎西方刻虎於翼彜以礼楽伏摯猛也必備四方之獣則蜼為北方之獣然虎蜼皆凡獣必登之於宗彜使服習於礼楽而後虎摯蜼智為可貴不以亀周人旗物晝日月龍鳥虎亀服章晝龍鳥虎不晝日月亀周人敬亀故於日月俱不晝章服而晝虎蜼謂之彝冕舜服章恐當有亀也大誥寧王遺我大宝亀文王有声惟亀正之周人敬亀藻火粉米列宗彜之下藻水象本存所以供神祇也水火粉米皆養人也而先用之於祭祀教民敬也藻火粉米品物流形坤之効法也坤陰物也陰重濁故皆繡於裳易繋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此之謂也龍虎鳥蜼四方之獣青赤白黒四方之色藻青火赤粉米白皆以物見黒独不以物而直以色何也北方萬物歸終土歸于壑水反其澤故北方之星為虚其辰為玄枵而色為黒釋氏謂之空老氏謂之玄皆黒也釋老之説無不本於儒者但善変而唯労耳

是故作服直以其色見言物就尽也黼白與黒見
萬物之所終歸也黻黒與青見萬物終而復始皆由
此出也屠蒯曰服以旌礼樂以行事〻有其物〻有其
容然則観象作服彰施五色目視之而明心存之而
敬於是有穆〻之容焉周礼太僕正王服位屠蒯
以嬖扱為司明恭僕御之職也陽律六陰律六曰呂
陽倡而陰随故六律包六呂宮乱君驕商乱臣壊角乱
民怨徵乱事勤羽乱財匱五者皆乱迭相陵謂之慢律
和声成文謂之音〻托於金石絲竹革木陶匏謂之八
音在察也古人必知樂審声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

以知政是之謂察治言六律五声八音各適其理数也
忽乱也忽而不省則乱矣中正為治淫邪為乱其
变甚為（疑作為）其極遂至於流蕩而不可止故必察
之〻為貴史記索隠曰古文尚書在治忽今文作
采政忽史記作來始滑〻之言乱也謂声律汨乱
也又或作曶鄭康成曰笏也其義絶乗五色五声
五味皆本於五行也五言仁義礼智信之言亦五
行也一理之变也耳目口鼻各著其德焉單穆公
曰耳内和声口出美言以為憲令又曰口納味而
耳納声〻味生氣然則听和而視正耳目聰明心

平氣固而形於言則体之者仁也宜之者義也節文之者礼也通変者智也貞固者信也皆一理之変而一氣之貫也出信諸己納徵諸人出當如是納亦不容其差忒也礼節民心樂和民心姦声乱色不啚聰明淫礼慝樂不接心術則安得有不協於仁義礼樂之言哉微不中理一接而知之邪談淫遁各推之於其所終極此孟子所謂我知言者也舜以命納言而使龍為之龍盖工官也侍御僕從褻為嬖倖視史工瞽鄙為使藝商周之衰也僕司明而工司聰朝夕在人主左右視听言動邪正由之是故体均於公卿大臣事要於股肱羽翼而可以不擇乎同心一体之臣繩愆糾繆職也而面從後言其亦為讒矣乎朝廷為之天下效之咎将誰執故人君必敬四鄰以為近臣進道則庸頑讒說為可止矣前曰讒說殄行後曰庸頑讒說讒說淫声由一机發矣納言工官而聯於樂其旨遠矣礼以道其志樂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礼樂刑政其極一也侯明撻記書識皆刑政也侯明周礼卿五物詢衆庶其事始此撻教刑也並生同底于善也盤庚曰生生自庸生故其継無穷善為可継悪必當絶格至有耻且格

工納言時颺上察其能吏有所至則承之用之否則威之讓罰不悛撻楛而坐諸嘉石甚者納之圜土其又甚者遷徙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哉疑辟政刑為當明也而又有所未然者帝德光華海隅草木之生亦與被焉人萬物之灵賢其秀也傑出易見雖散在侯邦而一統共尊皆為帝臣惟帝拔而舉之敷奏明試舜巡守舊政也明庶孔氏謂功以大小為差是也言揚是顯車服登庸（諸侯貢士之制始于此）如此則礼讓興而頑嚚革矣上意所嚮下必敬應帝不是務而一槩施之賢能無所旌異日進茫茫功績不着何能使人自勉於德業哉禹蓋推廣皐陶知人之言也夫子曰舉善而教不能

則勸又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意皆本此傲而
不恭不恭則侮人不復屈意親賢慢遊是好傲必虐
虐則任威治安無事人主怠荒傲虐皆勢使之然也
頟〻無休息無水陸行舟虐戲也典朋淫無度皆
為不循理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方過瀦堰而駕舟
過之皆為困水行舟皆為逆理非禹行水之道而後世
方以為利事之如此者多矣聖人之意不復能知豈容止
絶也朱堯以為嚚訟禹以為傲一也不循天理其傲可知恃力
矜夸其爭可知堯讓舜固為洪水一大事而朱不肖不可以
君天下自殄其世天位豈容以涼德居之堯固以天下

為公也是故禹懲創其事娶四日而出啓生而弗子
塗山在今濠州鍾離縣治水本為昏墊而田功遂
畀五服各五百里四方相距為五千里水去土出禹
弼成之也州猶丘也丘之訓聚於是置十二州師衆
也言各聚其衆也舜分冀置幽并〻河南之首幽
下流分青置營連亘幽并五千之外薄于四海皆
為夷董而亦使為畝澮之制均地利焉五長公侯伯
子男皆長民者也周礼長以貴得民或曰五国以為
屬〻有長故曰五長或曰自屬長等而上之听于天
子之二伯謂之五長衆建諸侯各迪有功禹治水規

撫也共工鳩僝亦然其異者大体散而不合於是有障山澤專其利者矣三苗是也禹志在生民勤劳身率攘除大苗德盛業鉅天下趍承之而苗独頑而不就功四瀆惟江不順道不為患於洞庭彭蠡會合南北諸水苗控為形勝之地澤藪富饒苗久擅之不肯受畝瀦厲禁之令左氏縉雲氏有不才子貪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歛積實不知幾極不分孤寡不恤穷匱天下謂之饕餮此苗之罪狀也夫治水賦功豈為無政五長各迪車服旌表豈非作德而苗之頑若此人心為难齊也然而忿疾于頑求備

於一夫皆傲也帝當念此舜欲修明刑政使頑讒並生意本忠厚也而撻記書識未免尚威一念所存長傲孕亹皋陶知人安民之言禹四凶流竄之戒舜且忘之乎舜隱悪而揚善無乃與此稍乖違乎此禹所以既然之而又疑之反復其言焉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

明

舜承禹言而知禹迪其德為有敘因又知皋陶方敬此敘以施象刑天下称其明由是言之三謨專推明主德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不使其君

恃勢倚法以操切其民而後為行君師之職禹之思日孜孜皋陶之言惠可底行皆主此耳故自修身知人安民惇典庸礼命德討罪皆為有叙而民之協中不犯有司豈一至之力哉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来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来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率百獸舞庶尹允諧

孔氏曰戛擊柷敔搏拊以韋為之皆难信泌文求義戛擊搏拊皆考擊之名磬称戛擊亦雖擊拊琴瑟亦雖搏拊夔曰擊石拊石周礼大師師瞽登歌令奏擊拊皆謂磬也古言鏗金戛玉正謂鐘磬鄭司農曰日樂或當擊或當拊又曰拊者擊石是也搏拊皆擊意琴今猶称拊周礼樂器無搏拊鄭康成謂拊形如鼓以糠實之蓋出孔義孔氏屋壁書有傳孔有此則不可知求之六經則未有據也球玉磬鳴言有声中樂即所謂天球也此謂登歌周礼有頌磬歌頌則擊之石尚角角清濁之中琴瑟尚宮宮声大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故登歌以磬合琴瑟細大諧也自昔言樂者如此予嘗聞之知樂者

以為三代之樂皆準於磬鳴球天威而不可易者
琴瑟笙竽皆人為之髙下难齊故皆協之以磬登
歌琴瑟協之以磬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是也
間歌笙協之以磬笙磬同音是也笙鏞以間鏞鐘
也按登歌琴瑟有磬而無鐘間歌笙有鐘而無磬
互相備也有鐘則有磬矣所謂終始條理金声而
玉振之声淫泆之振鼓作之也磬在堂下登歌鐘
磬在堂上由漢而來非古也鐘磬當在懸祖考格
虞賓徳讓神人和也冊朱傲嚚而能典群后徳讓
舜徳照臨之久矣於是感樂發之後鄭曰管如篴
而小併兩而吹之又曰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
旁耳還自擊太師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先鄭讀
朄為道引之引謂小鼓為大鼓先引小師一管擊
應鼓後鄭亦曰小鼓應鼙又曰柷如漆筩中有推
敔木虎先鄭曰笙十三簧此皆諸儒據漢大予樂
說詩書樂器其間亦有所出然終不能知其為是
否下管堂下樂也後鄭曰堂下特言管貴人氣也
播鼗擊鼓以應管合止以柷敔吹笙擊鐘是為間
歌燕礼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是也於是鳥獸蹌
蹌焉簫後鄭曰編小竹舜舞名韶周礼作声簫左

氏作萷〔箾〕曰簫韶者吹簫而舞猶周人吹籥而舞欤
九成九変韶舞九変故曰九成鳳灵鳥儀有容儀
擊石拊石夔又特言之於此尹正也衆正官之長
信和諧也舜命九官濟〻相讓是也鳥獸無知矣
於此而率舞苗頑驩捍尝患其難服矣於此而允
諧夔言樂効蓋終禹敢不敬應之言也卒申明此
義則以為其能致此者大豈特以器典工倶妙哉
舜德盛矣夫是謂之泰和之世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特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
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

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
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
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庸用也舜因夔言樂效而作歌也勑天之命惟時
惟幾作歌之意也夫雖治定功成而事変為無窮
其敢自已乎勑正也時至幾動可以覌天命矣此
惟聖人為能和同天人之際秦漢以来豈無功業
而人事利害参錯其間奚能尽勑正天命哉股肱
有樂趨之意則元首有興起之功然後百工為能
熙廣矣幾康弼直禹尝以此戒舜故舜于此復求

之於禹臯陶然其事必在人主也主德不昭臣力何施臯陶大声疾言誠恐此意之或失也故以為必念之㧞事幾之来當有率作之也要在慎乃法度無作聰明以乱舊章而主於敬又當屡省而後能成則亦主於敬強明小智果鋭忽畧皆难恃也賡續載則也元首明則股肱良庶事康此所謂率作興事也然而事必有体君挙其綱臣治其紀正長飭衆亦是有体若使君廢大体而親小事自以為明則君任其劳而臣居其逸其体不順雖有良臣無所効之君苟臣惰庶事必惰矣大抵好安常失之惰喜事常失之苛也舜拜而受其言以為吾固有以自尽而諸臣亦宜往而各致其敬㧞禹臯陶事舜責难尽忠無言不入益怠荒佚楽之訓禹傲虐之訓臯陶率作叢脞之訓皆微有形象而遽勤絶之惟聖罔念作狂固不容其或滋長也而歴数百千歳庸君闇主之所為乱亡之状無能出此数事者言皆預立其効必至譬若岐扁醫人之百骸九竅栄衛腑臓莫不洞究其底蘊如是則為腸胃之疾如是則為膚体之疾如是則可治如是則不可治皆不待目見而預言之世遂操之以為驗稽之以為

決差失其指必至顛覆是故禹皐陶之言皆以謨

称謨猶模也萬世之楷模也

右虞書十六篇其十一篇亡

書說二

夏書

禹貢

禹别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山陰黄度

禹辨九州界域川行兩山之間隨山而濬之使不壅塞於是水各順道水去土出任土所生以制貢法四方諸侯由是各脩其職入貢天子人文粲然矣肇十二州禹并為九州商周因之彊域進退微有不同因時之宜也以職方界域與禹貢合觀為可見杜佑通典禹都在今太原或在今平陽或在

今河東郡安邑或在今河南陽翟陽翟禹封国非
都也五子之歌有此冀方樂史寰宇記曰禹自安
邑都晋陽桀徙安邑

禹貢

禹貢夏史之所作也禹平水土王業基焉故夏史
追記制貢之法而作禹貢以冠夏書夏后氏五十
而貢其賦法本名貢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布也布土功於天下使五長各迪水土演而民
用足土無所演民之財用治水為出土也故称敷
土草木蒙蔽山川不可辨随山刊木高下而川山
之位定奠定也高山山之會也崗麗分衍谿壑随
大小行其中衆水輳合於大川大川所以紀理衆
小川也於是畫為九州封濬有政令禹治水大經
如此九州皆有高山大川不獨五嶽四瀆所謂刊
旅滌源者也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於岳陽覃懷
底績至於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
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
河

冀州帝都而河患為大治水在所先也孔氏既載
句絶非壷口山在慈州吉鄉縣常昭曰載事也治
水壷口為事也梁山在同州韓城縣岐山在鳳翔
岐山縣注水經曰梁山北有龍門山禹所鑿通孟
門廣八十步巖際鐫迹尚在始事壷口遂治梁次
第至岐禹貢皆屬岐孔氏曰雍州山據漢言也周
梁山屬并今韓城縣韓侯國也韓奕曰奕奕梁山
韓侯受命是為晋望按禹貢冀界自龍門南逾河
而西自梁山至岐山虞夏皆都安邑若但南薄河
為界形勢逼陿豈所以為帝王之都哉逾河自梁

至岐包長安（疑脫於字）一其中是為漢三輔帝都西界
形勢可見矣（按續志或說曹操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置者廣荀彧說于曹曰若是則冀州當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是則扶風馮翊禹貢本屬冀漢割為雍也）春
秋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太鹵說題曰高平曰
太原原端也而有度也廣延曰太鹵地不生物為
鹵盧晉太原太鹵太夏夏虛晉陽凡六名岳即霍
泰山在晉州霍邑縣山南曰陽覃懷古河内地今
懷孟也清漳出于平定軍樂平縣濁漳出潞州長
子縣至磁州武安縣入清漳孔氏注漳水橫流入
故曰衡漳地里志亦曰漳水入河然則漢世河道

未尽改漳猶入河也注水經漳水至斥漳縣有衡漳之名今洺州曲周縣豈故漳於此入河故其名猶平漳自此東北行東西為横南北為縱漳過曲周不當後以衡名矣酈道元失其義也漳入河當與共瀆今漳自為瀆河滹沱易入海又與河故瀆隔遠津渠遷変不可詳矣底致績功也原隰畎澮山川厲禁皆致其功焉河汜溢土始可辨無塊曰壤色白而無塊也錯雜賦土上雜出第一第二之賦田中中於九州為第五先賦後田與八州異旬賦不專出於田山澤薮牧關市百工皆有賦也恒水出中山曲陽縣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衛水出真定靈寿縣東北合滹沱過信安軍入易大陸澤也十三州志曰堯為大麓秦郡為鉅亦大也今邢州鉅鹿中山東鹿深州陸澤趙州昭慶皆有大陸澤則其斥地廣矣河未入海則恒衛合而為瀰漫之勢大陸淪焉自河北流不襲恒衛皆順從大陸於是可耕作矣是為冀之北土舜分置并州周亦如之大康地記曰并州居常山衛水之間不以常衛為名而曰并者以其在兩谷之間也自古為戎夷之地故恒衛大陸紀於田賦之下下

屬𠹌夷與青之萊夷徐之淮夷揚之𠹌夷同例皆夷貢也左氏傳周封魯衛彊以周索封唐彊以戎索以禹貢冀方參孜之禹貢冀州太原岳陽覃懷衡漳皆行貢法則所謂周索者恒衛大陸不行貢法蓋戎索也冀方冀州山曰霍川曰漳浸曰汾潞并州山曰恒川曰滹池嘔夷浸曰淶易其界域亦見周太原屬并以封唐叔宣王命韓侯為并牧而其詩曰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以(今詩作因以其此伯)為之伯即封唐戎索也唐衰而韓與故以命韓春秋狄為中国患西滅黎東滅邢衛斉覇城五鹿鄴以衛中夏其後晋遂滅諸戎今洺州曲梁赤狄也中山安喜鮮虞国真定鼓城鼓国稾城西𧰼肥国皆白狄也是皆為大陸之野赤狄白狄大種類與東北𠹌夷同氣類服皮而充貢故称韓迹曰獻其貔皮赤豹黃羆或曰自恒山至河南千里而近是為侯服而斥為戎區何也曰禹之治水咸建五長各迪有功太行恒山天下巨險岩嶂阻塞草木蒙蔽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戎生長其間剔攘驅除實賴其力裂土胙国固與天下數土有功者同之而其地不可尽井牧戎之

飲食衣服又不與華同故因其所有與其所能使
奉戝貢皆當時事宜如此雖其人鷙悍难馴服而
堯舜盛德天覆日照礼樂文明之化有教無類有
聖人之事焉若曰狼子野心近在肘腋養虎遺患
非為遠圖始别異之遂屏擯之又至於剪除之皆
後世之事不可以論帝王之聖也島夷自恒山以
北諸夷居於山谷者碣石山在平州石城縣春秋
山戎国也舜分置幽州周亦如之島夷入貢左海
壖右碣石夾之南趍河冀州無貢貢者諸侯貢天
子也惟諸夷有貢故獨在島夷貢道島夷自外至也

冀州不著疆域界兖西雍南豫三面臨河以餘州
之境見之

濟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
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
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
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古濟入河溢為滎澤東行今至青州博興縣入海
古河自今濬州黎陽縣北行平州石城縣入海兖
界東南濟西北河尔雅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釜
胡蘇簡絜鉤盤鬲津水經河至元城縣而北播為

九河酈注引風俗通曰河播也播為九河自此始
而漢許商言古九河有徒駭胡蘇鬲津在城平東
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三百餘里徒
駭在今滄州清池縣胡蘇在饒安縣鬲津在德州
安德縣顏師古注漢至般縣有鉤在今德平縣杜
佑通典又有覆釜馬頰在安德縣然則九河今見
於書傳者猶存其六也然漢王横言入河渤海地
高天嘗連雨海溢水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
以為海所漸又不知顏杜猶存其處又何據乎雷
夏澤在濮州雷澤縣九河川也雷夏澤也九州皆

有川澤行水澤瀦水也灉沮注水経瓠子河引尓
雅水自河出為雝許慎曰雝者河雝水盖謂河水
雝出而為瓠出瓠河故瀆在今澶州濮陽縣北楽
史寰宇記灉沮二水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按瓠
河首受河東引錯行于濮濟将鄧之間本無源委
後世穿鑿通注往覆非禹瀆也水出河之陰者惟
濟漯見於經為禹瀆其余皆非楽史言灉沮出平
地豈非河脉壅而潜發故得灉名尓雅意或當如
此若有曰受河是道非壅也沮初出沮洳漸漬之
義孔氏曰二水會同雷夏澤中然則澤資二水灌

輸也(癰疽家傷壅出膚革有形可見為癰內蝕肉膄不腫血溢出其形不可見為疽其名本此)
土宜桒水出土及其性繭繰致利於人之避水居
丘者皆降而宅於平土兖居河下流患最大故史
特記此黑而墳起也繇茂條長草木長茂見黑土
之宜草木也田第六貞正也九州之賦庻土交正
以相補除冀上上一兖下下九豫上中二梁下中
八剿上下三揚下上七青中上四雍中下六上下
相比(疑作)而得中中之賦兖冀相次故著交正之義
搴一以包其餘可以例通矣禹治兖疏二渠播九
河作十三載敷土之功始與諸州同冀述既載兖
記乃同治水功次歲月著馬枲麻也篚物之輕細
藏於筐篋者也盖朝饗幣獻𥿄織文素繰織綾綺
之屬漯自開德朝城縣受河至青州博興入海孟
子曰禹疏九河淪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
而注之江(汝字誤汝漢源流不相及恐是泗字)禹治水其大者四瀆
瀆漢與江合流江淮異瀆河分濟漯又為九河孟
子搴要數語而足司馬子長河渠曰河至大伾禹
以為河從來者高湍悍难以行平地釃二渠以引
其河北載之高地至大陸播為九河其言最精確
自昔言禹治水得其旨者孟子子長而已二渠濟

漯也济通荥濮鉅野旁連菏孟為停洍游緩之勢
魏博淄齊間逶迤千余里乃入海皆所以殺河暴
怒然後引而載之高地也按地里志東郡東陽注
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乗入海盖言禹治漯自此始
也（注水經引志漯出武陽誤志不曰出也）平原高唐注桑欽言漯水
所出盖據欽言漯道源高唐也武陽今朝城高唐
今济南禹城河自朝城東出行四百余里始得禹
城漯乃導源於此酈道元曰漯水或武水酈意武
陽以水得名武漯沿流相接故得互称然則河自
朝城而下行武瀆自禹城而下行漯瀆武入漯故

通称漯欽大抵禹貢济入河溢為荥因荥瀆也自
朝城分為漯因漯瀆也非有所因則無瀆水不可
強行則易决不易塞平故易决高故易塞也漢世
河患正為此孟康曰二渠一漯一出貝丘西南南
折者王莽時空盖世称為王莽河者非也王莽河
乃是秦漢間河瀆自周河徙故瀆难憑矣兗貢道
或浮济或浮漯而皆達于河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畧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濵廣
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塩絺海物惟錯岱畎
絲枲鈆松恠石莱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济

岱泰山青州西岱東海嵎夷兗典暘谷略封畧四
宅東嵎夷禹貢以為東畧地尽東海荒服畿亦至
此止也濰水出密州莒縣濰山北至濰州昌邑縣
入海淄水出淄州淄川縣原山北至青州博興縣
入海道言由其道也青州水皆濟汶為濰淄入海
故别出海濵之地廣闊斥鹵魚塩所出别於白墳
之土可耕植者也青州無澤藪而擅海濵魚塩之
利太公嘗以輻輳人物管仲用之遂冨其国致伯
公周礼藪以冨得民是必有理財正辞之義焉田
第三賦第四絺細葛錯雜雜貢海物不能尽舉其

名畝谷絲枲恠石皆出於岱岱之谷夷居萊地故曰
萊夷今萊州黄縣古萊国太公封齊萊人争营丘
耕畜牧皆有貢檿山桑右説檿絲㲉中琴瑟絃汶
水五源出襲慶奉符縣界至東平中都縣貫鉅澤
入濟青州貢道由汶入濟由濟入河不言河兖已見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瀦東
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
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濵浮磬淮
夷蠙蛛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徐州東海北岳南淮淮水出高唐州桐栢縣桐栢

山東至楚州塩城縣入海沂水出沂州新泰縣艾山南至淮陽軍下邳縣入泗乂治也治水之辞三乂道從乂用力多道次之從又次之蒙山在沂州費縣羽山在沂州臨沂海州朐山縣界淮沂既治蒙羽乃可治種藝大野今鉅野澤在濟州鉅野縣水所停曰瀦張華曰東原漢東平郡今鄆在鉅野東鉅野受諸水不能停蓄則氾鄆故大野既瀦而後東原底平土黎曰埴赤埴墳者赤而黎且墳起也漸長包果也凡果皆傳皮故稱包也赤埴之土所宜也田第二賦第五土五色所以封社夏翟雉

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嶧山在襲慶鄒縣山陽特生之桐中琴瑟以為下邳之說葛嶧山非也嶧繹字異泗水出襲慶泗水縣至淮陽宿遷縣入淮濵厓浮磬孔氏以為泗水中見石今下邳有磬石山采供樂府或曰泗水旁石不可知也淮夷夷依淮而居者商周之世常與徐戎相應和擾中國蠙魚生珠暨及也貢珠又枯其魚貢之山海経文魮之魚背如覆釜鳥首蛇尾是生珠玉盖蚌屬若今鰒魚矣徐水宜染玄纖細縞素徐州貢道自淮泗達河或曰漢志水經皆作菏出古文菏水分濟

東為菏澤入泗徐州貢進由泗入菏入濟乃達于
河今文誤作河非也九州貢道皆入河惟青達濟
南青因于兖兖浮濟達河也揚因於徐
徐浮淮泗達河也史省文見之濟淮皆大瀆菏小
瀆不足特出酈道元曰地里志乘氏縣泗水東南
至睢陵入淮此菏濟也自陶丘北至菏無泗水志
称泗者諸水可以終歸泗便擅称然則泗終達河
豈特更牽入河而後見哉河之為菏恐是古人文
傳寫誤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
定蓧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
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瑶琨蓧蕩齒
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
于江海達於淮泗

揚州北界淮東南距海陽鳥鴻鴈隨日南北故曰
陽鳥彭蠡既豬而鴻鴈居其洲渚以見水去土出
也鴻鴈隨日至此止不復南南則景愈短暑益多
書東著暘谷南紀陽鳥見經畧微旨是故疆理外
薄四海而五服五千斷長補短三千而已陰陽之
運猶有限量秦漢以來苟務廣地尽置郡縣而德

不足以洪覆及罷弊中國豈先王之所尚哉三江之名見于禹貢職方者江漢彭蠡也見于吳越春秋者淅浦陽剡濱別為三江称謂偶同也自孔安國班固桑欽說揚州三江皆乱其原委錯繆不可攄近世蘇文忠謂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海為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為漢過三澨大別入于江匯彭蠡以入海為北江其說經本具之自昔諸家皆未嘗知此經之有二禹貢荊州出漢揚州出彭蠡其下遂称三江則是江漢加彭蠡為三也導山嶓冢漢源岷山江源衡山彭蠡之源二也故曰文忠之說經本具之淅浦陽剡三江合於今會稽縣東北其入海處俗猶称三江口有三江斗門范蠡伐吳蓋由此而出沿海入秀州瀝浦即水經谷水也或更沿海而北自青龍江入即松江也皆達也五湖水經松江奇分謂之三江口酈道元引庾仲初揚都賦注松江七十里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東江即谷水婁江今為碩浦由是說者遂云范蠡此出三江按松江在五湖下范蠡若由此入則是泝流達于源謂之入可也豈得謂出之哉凡水入為口今謂之口岸其洛入河

為其口洛口渦潁入淮為渦口越之三江異源同流自會稽東北入海故称三江口揚都賦往松江下流方奇分為三各行則安得称口哉今松江下流本無三江之名由是說者益牵合謂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其文相顧正謂此三江各得所入震澤入底定亦非也近世築圩廣田芦蘆頑浦煙塞跆尽松江亦僅留一小瀆震澤固自底定也震澤今太湖在今吳江縣上承苕霅諸水旁連五湖其下流為松江江漢與彭蠡合流至今蘇常間與震澤相襟帶若江漢彭蠡淼漫之勢未能順入則常蘇汎溢與震澤波流相接震澤固未能底定也三江揚州川震澤澤也三江入海不汎溢故震澤底定得潴水焉此自然之勢也篠疑脫一竹字蕩大竹彭蠡震澤皆大澤藪長江大山經絡其間竹箭布生遂擅東南之美矣長曰夭喬高也先竹箭草木而後辯土與徐兗異竹箭草不生於塗泥之土也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金三品金銀銅也古者黃金為上幣白金為中幣赤金為下幣金銀重幣銅輕幣也瑤琨玉齒象牙革犀皮羽旄毛牛尾木楩梓豫章之屬島夷山越也卉草蕉葛木綿之屬揚州吳越之域地尽南海皆揚土也杜佑分嶺南為右南越以為非禹貢九州域何以據依哉禹貢冀北界檦（標）碣石而著

島夷則地窮沙漠凡今雲朔燕薊諸夷居于山者皆是揚南界表海而著島夷則地窮瘴海凡甌閩交廣諸夷居于山者皆是也是蓋聲教所暨聞盛德而皆來臣為唐虞之盛安有四海之內而非禹貢九州之域者織貝織色絲為錦綺如貝今猶称綉貝龜貝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此殆類毬罽之屬果之有包者惟橘柚錫命則貢不常貢錫貢在篚下見其為非常制也橘柚踰淮為枳自古貴其珍奇皮更中藥揚州貢道松江入海自海入淮泗而後達於河海運險遠春秋吳城刊溝通江淮

然則江淮固可通欤曰九川必行兩山之間是皆有天地常性神祇定位禹之治水皆因其自然之勢順導之江淮各瀆順導入海雖運道涉險回遠而終不敢斷塹橫截之以墮天下之性汨神明之位也独龍門砥柱載河行高地皆不得已者而亦必因其所有附屬而行之非直取便利而已也故孟子言决汝漢排淮泗與江合瀆則決而就之江與淮不當合則排而遠之皆行其所無事也孟子時江淮已通故言此以見治水大經考工記曰凡溝逆地势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势沴

屬其所附入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為塗泥厥田為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州北界荆山南踰衡山荆山在襄陽南漳縣尚書家謂之南條荆山揚紀陽鳥荆界止衡山今衡嶽南峯回鴈峯其號名猶有然欤自南河至江千里而近自江至衡山千里而遥荒服至此止而不曰南畧者一視同仁不使有内外之限也東畧傳海而止尔禹貢聲教訖於四海西北遠海荒昧难言然流沙以西常山以北猶以戎夷見之衡陽鉅海舟車所能至人迹所能及豈當殊異内外使阻隔王化哉故禹貢荆州畫界至衡陽見荒度弼成之意其外為揚州畫界至海見偏覆包含之意江漢曰于江于海理至于南海紀召虎之功是也江水自茂州汶山縣至通州海門縣入海漢水二源一源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恭州巴中縣入江一源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水至漢陽

軍八江朝宗于海物各從其類也江漢至荆州合流去海猶遠而已有朝宗之勢荆州居中国而其風俗躁強常欲與天子抗衡堯舜盛德苗民猶逆命故此亦訓焉殷人責楚之辞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言荆楚在經絡之中而不知有一統之義曾不若氐羌之能尊天子也然則經之傲慢所從來久朝宗之訓為有旨也潯陽記九江在潯陽郡北五里其名烏江蚌江烏白江嘉靡江畎江源廩江提江箘江皆大禹所疏桑落洲上三百余里合流張須九江圖曰九江参差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或長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別于鄂陵終會於江口潯陽今江州桑落州在德化縣鄂陵一曰西陵今鄂州武昌縣孔甚殷衆也江漢將趍海九江居其下分流枝派甚衆水去通利故通潛之自峽而傳者得引而東沔漢之自大别而南者得與江合雲夢澤藪土出可耕治沱潛行水雲夢豬水江漢既合於是有行水者豬今鄂渚江陵上下沱水與江連接春夏間淼漫無際盖川澤相因也沱潛釋水（疑多水字）一曰水自江出為沱漢出為潛沱

自永康軍道江縣分江東至眉州彭山縣入江此江別為沱人所知也桑欽水經潛水出巴郡宕渠縣酈道元注漢水枝分潛出故称潛今有大穴潛水入之通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復水或以為古之潛水鄭康成曰其穴本小水積成潭流與漢合屬自廣漢疏通為西漢別為潛世或未能尽知也然此皆屬梁州流入荊州而猶有其名何哉漢至南郡枝江有沱水鄭康成以為尾沔為沱豈非牽合欤孔安國曰沱潛發梁州入荊州其言雖不詳而未失也孔穎達求之不能得而安國武帝博士地里志無容不知沱潛雖於梁州合流復於荊州分猶（疑作由）濟入河還從河出哉於証矣余按經文梁州貢道浮于潛逾于沔東沔西潛中隔嶓（疑作嶓冢二字）東為沔西為潛漢此經文也諸儒罔能言漢有二源俱出嶓冢謂之東西漢水（東漢水見漢志武都郡又唐置金牛縣南臨東海水見寰宇記）然而沔漾附會源委交錯其說多端酈道元引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矣西皆西流矣即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以嶓冢為分水嶺以此推沔水無西入之理斜桑欽之誤是矣然猶以引漾入西漢又謂東西俱受沔漢之名則何

欽經導漾入西漢安得復有漾哉浮潛逾沔則嘉閬以南安得称沔哉潛為梁州貢道蓋大瀆也嶓冢山起秦州天水縣南行縣延至三泉縣東漢水出天水西漢水南入白水至巴中縣入江凡潼益夔利水道皆由此泝流北上是固大瀆足為一州貢道矣其名為潛鄭康成所言通罡潛穴恐當是也鄭道元曰漢川漢陽廣漢漢壽或因其始或據其終皆得漢名然沱潛合為一流以出瞿唐至荊猶各存舊名者所以紀江漢之源委也潛漢與江合独東流至夏口沔漢又出而會之江漢合流卒入於海而自九江以上称沱潛九江而下称江漢至揚州合為一江而猶称中江北江以見二水各瀆共流歷荊梁揚首尾三州其可合者不得而分也如河既釃二渠又疏九河流注兗豫青徐其當分者不可得而合也此禹治水夫經皆行其所無事也梁州沱潛既道而後其功被黎雅諸夷荊州沱潛既道而後雲夢澤藪富為天下饒雲夢楚澤也孔穎達引司馬相如賦雲夢方八九百里以為其地跨江南北故每處名存漢志雲夢澤在華容南西陵編皆有雲夢官郭景純說雲夢今巴丘湖即岳州巴陵之洞庭也常昭說

雲土今雲杜縣屬夏杜預說南郡枝江華容皆有雲夢而郭思說江北為雲江南為夢鄭漁仲遂以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今監利玉沙景陵等縣田于江南之夢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薛士龍謂雲夢在今江陵以東蘄黄以西瀦澤不一皆雲夢縣隷德安景陵縣有古雲夢城長陵安陸巴陵等縣皆有雲夢則江北不得專名雲也字書江波為雲竹澤為夢雲夢為水草間也樂史寰宇記雲夢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有平土有高丘其言與孔氏正義合雲土言江波間土出夢作又言草澤間可耕且安治也塗泥下地職方荆揚種皆宜稻澤国也田第八賦第三杶古椿字幹柘為良栝古檜字砺砥磨石砮石中矢鏃丹硃砂箘簬美竹楛赤竹也中国矢幹三邦大国也次国也小国也分土為三底致也荆州貢道舟車互載竹木石皆重難致故使有無相補軽重相備足其名数而已菁茅獨見于下是為不可闕者也包裹匭匣菁茅三脊賛說今辰州瀘溪縣包茅山出三脊茅晋地道紀縮酒香茅零陵縣貢之將以交神明故包裹匣盛而貢以致敬焉荆水宜染玄纁璣珠類組綬

類荊州工善織組尺二寸曰大龜不關用則不敢貢物不敢褻不多畜藏也不曰貢而曰納異其名也異其名者貴之也杜佑曰蘄州廣濟縣蔡山出大龜九江納錫即此貢道独言沱潛則不及東境独言江漢則不及西境故兼称之荊州初水運沂江漢而上乃舍舟陸運出汝葉至洛陽西逾洛不復渡河至孟津而止故曰至於南河不使冒底柱之險也東南諸州貢道入河者皆不過底柱

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南荊山北河伊水出虢州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洛陽縣入洛洛水出商州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故穀城縣替亭東至偃師縣入洛穀城今并入河南縣澗水出新安縣東南至河南縣入洛滎波滎澤也河溢為滎波見騰涌之勢在今鄭州滎澤縣滎波之豬于澤者為豫境其流出陶丘而東者非豫也菏自興仁乘氏縣分濟至單州魚臺縣為菏澤導其波流覆被孟豬孟豬豫澤也在應天虞城縣菏之流而南下被

孟豬者為豫境其澤脫一字於魚臺與流入泗者非
豫也是為紀事之法菏至魚臺縣東南故胡陵縣
入泗由泗入淮由是淮泗通河故著其流焉注水
經曰禹塞滎澤滍水疑脫一字於陽下引河以通淮泗
名浪蕩渠一名浚儀渠一名通濟渠一名汴渠然
則兩河道通淮矣曰汴非禹瀆也何以言之汴於
經無名見也濟逾河為滎菏被孟通泗皆有名見
源流相屬汴無名見非禹瀆也禹濬畎澮距川大
瀆行於兩山之間澮洫則人皆為之者徐豫地平
井畫端整凡今陰溝汳睢諸水皆無源本皆溝澮

并絡互相灌輸皆當受水于河濟者也自浪蕩通
河滎澤既廢故皆受水於蕩耳浪蕩出河斷非禹
跡禹之治河本以河湍悍難行平地故釃二渠以
引河而後載之高地二非得已也後世不識聖人
之意妄鑿河為瀆或不順地力或附屬不理孫
故其易決蓋非独浪蕩也其下濮水通河而酸棗
決瓠水通河而瓠子決汴渠亦屢決至王景治汴
鑿山開澗十里置門使水更相回注紊乱渠脈而
禹跡亦壞矣且所謂通淮泗者以舟檝之利也菏
已通矣而何更用通浪蕩哉其曰禹塞滎水而鑿

之者春秋戰国之際商権功利而忽遠圖并祖私
徇利而不顧大経策謀士之托其名於禹而世不
察也河渠書曰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
鄭陳蔡曹衛與濟淮泗會於楚其在春秋戰國之
際明矣子長不可誣也汴梁一曰鴻溝竹書梁惠成王入河水于甫田又為
大溝而引甫水土有二等壤不言色非一色墳壚土疏而
黒其下土也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織纊細綿
磬錯攻磬錯石錫則貢豫州貢道由洛入河
華陽黒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
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
璆鉄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
潛逾於沔入於渭乱於河
梁州北界華山之陽西距黒水黒水出甘州張掖
縣雞山亦名懸圃謂之玄丘之水南至沙洲燉煌
縣三危山経徼外界南入海汶古岷山亦曰蜀山
在茂州汶山縣蜀西之山皆岷東皆嶓冢也山地
高無甚水患故岷嶓序于沱潛之上蔡山在雅州
嚴道縣諸葛武侯征蛮至此夢周公更名周公山
蒙山在雅州文山縣旅祭也九州山川皆當祭蒙
祭在戎夷之中於是疆理之地而山川亦始命在

其地者祭禮樂彬彬矣語曰顓臾為東蒙主平平秩也山川有大中小之秩和夷和川諸蛮今黎雅以南漢所開牂柯越嶲之屬底績言皆致水土之功遂行貢法也是則唐虞之世西南諸夷皆為内臣商周之衰中国多事由此各據險與中国隔絶秦恵王始伐蜀通蜀道始并天下置巴蜀漢中郡則岷山以東嶓冢以南亦嘗不通矣黎黒也土青黒色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璆玉鏤鉄剛可鏤者罽曰織裘曰皮出於西夷禹貢織皮西見梁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雍織皮崑崙析支渠搜皆夷貢也西傾雍州在洮州臨潭縣西南吐谷渾界中杜佑通典曰桓水所出漢志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鄭康成諸夷説西傾因桓是來皆牵合酈道元曰岷山西傾俱有桓水二水別名西川通称恐或當如是然其行西浮潜漢以達于沔則更支離難據直以経求之必當有水自西傾可以達蜀者沙州記曰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嵹臺山山南即墊江源山北則洮水源西傾一名嵹臺又山海経白水出蜀郭景純注云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墊江是則白江墊江

皆自西傾東南達蜀世代遷易號名変殊不可得知也西傾夷国織皮其土物也由西傾之南因桓水來蜀随梁州入貢織皮中国貴之而愛蜀物漢開西域固以大夏有卭竹杖蜀布而大夏言市之身毒国其開西南夷亦以夜郎得枸醤也然則夷之愛蜀物自有來矣漢之所以甘心疲弊中国發民開道使者齎幣相望又至於萬里遠伐覆師殺将者亦不過為馬犀象槖駝珠璣珊瑚壁琉璃諸难得之物而已司馬子長曰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穷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势能之荣

流俗之漸民久矣雖户説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争過絶商賈嚴闌出入之禁皆争道也趙它曰高后别異蛮夷出令曰母予蛮夷外粤金鉄田器馬牛羊蓋雖蛮夷亦以此望中国而軽犯邊禹貢戎夷貢土物于中国則必紀其道理所由蓋不独通道九夷八蛮為中国盛德所致而遂以見華戎通貨為貿遷利道之術周礼懷方氏致遠物夫豈為苟貴难得哉子長又曰蜀地饒卮薑丹沙石銅鉄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卭筰筰馬

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襃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而地亦窮險疑作陿惟長安要其道然則雍從來挾戎狄為畐故周人建国并梁於雍漢遂因之而関中之畐居天下什之六世道之変不可不知也

梁州貢道浮潛逾沔即水経注所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同為漢水者也舟運浮潛阻嶓冢陸運逾沔復舟行入渭入河截流而渡蓋蒲津也直渡曰乱渭水出隴州狄道縣鳥鼠同穴山東南至華州華陰縣入河孔氏曰還帝都白所治此言貢物雖上而諸侯至者必當親詣帝都白所治事周礼所謂陳謨獻功也它州可以槩見

黒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於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雍州西距黒水東界河自龍門而上冀雍分河為界雍居其西故称西河猶豫冀南而称南河也弱

水出吐谷渾界穷石山自甘州删丹縣西流入河合黎禹貢水無西行者惟弱水西行東南皆訖海西北攸遠不可究見于此始有西行之水焉西域傳曰于闐以西水皆西流注于西海又曰自條支乘水西行百余里近日所入云弱水不能勝芥而可以皮船渡此水之異者也涇水出涇州平凉縣笄頭山東南至永興高陵縣入渭屬附也水之交口在水北者名汭洛入河為洛汭之北也涇入渭為渭汭之北也漆水漢志出扶風杜陽俞山入渭今鳳翔普潤縣也二水不與沮水合皆非是沮水

出坊州昇平縣子午山東至耀州華原縣入洛酈道元曰沮水合濁水又二水一水東南出即濁水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入渭一水東出即沮水也下復注濁水亦得漆沮之名入洛酈説一水入渭合涇一水入洛合渭孔傳為精詳矣然恐未免附會也洛水出慶州慶源縣至同州白水縣入渭予按禹貢雍州有漆沮無洛職方有洛漆沮孔傳漆沮二水一名漢書匈奴傳顏師古曰洛即漆沮水也沮洛源委皆可攷豈洛一名漆與沮合乃名漆沮欤或别有漆水與沮俱入洛故一名洛欤未能尽攷也鄜水出

永興長安縣終南山北至咸陽縣入渭荆山在耀
州富平縣尚書家謂之北條荆山終南一名大白
惇物在永興武功縣或曰華山別名豬野在凉州
姑臧縣今名野豬澤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水逆
行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
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雍東為雷首南為
潼華西則隴山也三面大山阸之水汎其中則自
今同耀而北至鄜坊西連邠岐涇原渾淪為一大
澤堯之所謂懷山襄陵為可想也弱水西流謂循
南山東流涇洛自北來注之水積不泄淪停浩蕩
涇洛又西與弱水合是為逆流河既東下雍州諸
水源委始正弱水自西流涇乃屬渭洛亦從之鄷
水自南山北流亦同入渭逆流之勢遂熄荆岐二
山始出秩在祀典岐異已見又見於雍者二分州
岐為界也而雍主其祭涇渭洛為川津荆岐終南
鳥鼠豬野為山澤三農播殖虞衡作材事神有礼
奉上有功九功之德無不可歌者故称底績禹貢
三底績皆為與戎夷接界行中国貢法而見也夷
地畧矣三危本空地徙苗居之故曰三危既宅苗
始以貪饕頑不受令竄於此而皆宅邑力畋同為

奇民大有次序故特紀之孟子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三苗丕叙盖能使貪頑罪戾之人亦皆悦服矣土黄色而壤土之最美者関中有膏腴號為陸海田第一賦第六田雖美地狹多山不若徐豫大田多稼也球琳玉也琅玕舊説石似珠盖珊瑚之屬雍州貢物球琳琅玕其地土所有也而為世所貴圭璋璧琮祭祀朝饗皆用之（古祭玉皆焚埋不復用）雍州独無麄物之珍貴細輕者莫如玉則亦用玉欤玉固有特美者也積石山在鄯州龍支縣雍州貢道二比自積石浮河至龍門西河皆避險也其

南浮渭而東與自涇南下者會于渭汭然後順流而東各因其便也崑崙析支渠捜皆西戎服皮罽而以充貢即就也西戎種類多此三国其最大者服属諸小国故就而次序之有叙則有師有從雖夷狄聖人未嘗不教之以長幼之節也序於貢道之下世一見無貢節來斯受之禹貢夷三種和夷出田賦于中国同叙故於賦上島莱夷淮夷入貢不出賦故叙於貢下崑崙析支渠捜無貢節故又叙於貢道之下崑崙自張騫穷河源而以為一源出葱領一源出于闐合流注蒲昌海潜流地下南

出積石為中国河司馬子長謂騫固未嘗見禹本純山經所謂崑崙丘去嵩高五萬里其高一千里者卒莫知其處也禹山經固詼怪难信至唐薛元鼎使吐蕃自成紀西南出塞二千余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曰悶摩黎山而謂之崑崙河東南流與積石河相連隱測其地在劍南之西杜佑通典痛詆張騫之妄桑欽酈道元之附會而斷以為崑崙在吐蕃然猶持源河為證按禹貢導河積石雍州出崑崙與析支渠搜同見其為西戎朝中国而已本未嘗言河源自崑崙出也以經推之雍西界

黑水正在吐蕃之中則崑崙恐或在其界然純以禹純山經為难信而猶以河源定崑崙悶摩黎山耳一旦遂襲崑崙之號恐亦有未然者兩存其說闕疑可也析支漢曰賜支在金城郡河關西應劭曰東去河關千余里無弋羌畏秦出賜支河曲類千里謂之河曲羌漢朔方有渠搜縣朔方今夏州朱膺說涼州古渠搜国禹貢雍北界至甘涼則今涼夏皆中国也漢置郡縣大抵取古名以示服遠非必真是其地不可尽以為據也禹貢九州冀青徐揚梁雍皆有戎夷統于牧伯以為外臣天子有

道守在四夷四夷東南脆弱自漢置郡縣中間雖叛覆尋即撫定故自漲海以北列為中国久矣惟北諸戎自三代已不能制禹櫛風沐雨勤劳一身奪波涛魚鱉之區而疆理之其誰不听命夏德之衰后稷之孫不窋失戰迯於戎狄之間盖今慶州也其去禹實未及百年而已胥為夷矣周室東遷西戎八国服于秦岐梁山涇漆之北為義渠烏朐衍之戎漢初長安北去七百里為胡地武帝雖斥逐置郡亦不能尽復禹迹自永初羌叛侵擾并梁内連三輔羌雖甇而漢亦衰五胡乱華関隴河湟淪為戎區其後唐都長安而吐蕃為腹心之疾然則禹域九州無制萬里中国尊而四夷安何也侯衛賓蠻夷要服欲與声教鄙理之不欲與者不理蓋自淮南厲王賈揖之虞翻范曄江統之儔皆能言之然而夏商周之間王制未改封豕長蛇抵巇伺隙蜂蟻群聚遂至蕭墻之内驅之不可都之不可非必尽因強欲臣妾之也盖尝覌舜禹臯陶之謨訓而得其所以治夷狄者三焉其道甚平易明白而後世有夷狄之患者則皆反其道者也舜之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

蠻夷率服一也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
罔遊于逸罔滛于樂任賢無二去邪無疑疑謀勿
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
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二也其頌堯曰帝
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
為天下君四方肇域苟無大德何以徧覆萬世共
尊苟無天命何能昭受三也

道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
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于海西傾
朱圉鳥鼠至於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導嶓
至於荊山内方至於大別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
江至於敷淺源

孔氏曰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
所治水于下互相備是也班固馬融王肅皆言岍
為北條西傾為中條嶓冢為南條北條行河中條
行渭洛濟淮南條行江漢蓋約經文也鄭康成謂
岍為正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
列則贅矣隨山濬川川行兩山之間先列諸山河
渭濟洛淮江皆可因山而見岍秦之西嶽在鳳翔
天興縣東行為岐山岍在渭之北荊山今名堀陵

原古說禹鑄鼎於此荊山在洛之北經逾于河孔傳此謂梁山龍門西河盖西河岍岐荊之外更當有梁山而經省文直言逾于河故傳發之河西治岍岐荊梁行渭涇洛皆入于河於是逾河而東治壺口諸山其次序如此經逾洛逾沔逾河皆一義謂涉之也而鄭康成乃独以逾河為山之脉絡江河不能斷意謂自壺口至碣石皆梁山逾河為之遂合而為正陰列豈非誣哉山行界水則止豈有橫度江河而行者禹貢南山西自吐蕃界由今洮岷秦渭東行於河之陰故岍岐與岷為宗北山自陰山界由今翔武風石南行於河之陽故壺口雷首與太行恒山為宗梁山壺口夾河相距其廣狹雖不能意度要之脉絡本不同也壺口為孟門山雷首今名三山在河中府河東縣太岳西南行為雷首底柱在陜州硤石縣太岳東北行者為析城山澤州楊城縣又東為王屋山在絳州垣曲縣太行山在懷州河内縣一名五行山導山河行先列岐荊於西然後出壺口雷首於東則河行於兩山之間也西為壺口東為太岳汾水行其中汾水出嵐州靜樂縣管岑山南至河中府

宝鷄縣屈而西入河壷口界汾而止河自華陰析
而東行雷首界河而上西南為王屋山東北為太
行山沁水行其中沁水出大通監綿上縣羊頭山
山南行屈而東入河王屋界沁而止漳水在太行
山北漳水東行入河河自滎陽屈而北行太行界
河而止恒山在中山府曲陽衛水在其南衛水東
滹沱東北入易恒山界滹沱而止凡此諸水皆行
兩山之間山界水必止豈能横截河江而行也漳
水之北滹沱之南猶有山川禹貢皆略之汾沁漳
滹沱導水亦不復出水自高而下各循其瀆不施

疏導之功兩山之間皆可因見故不純載太行恒
山皆東行水亦随山而入于河自然之勢也碣石
直載河之所入而已此自岍至碣石古説以為北
條者也自西東行為朱圉山在秦州大潭縣俗称
白岩山自朱圉而北行為鳥鼠山鳥鼠東行至太華
山西嶽也行河先列岍岐於此北至此又列鳥鼠太
華于南渭蓋行于兩山之間華山東南行為熊耳
山陸渾山在西緱氏山在東洛行於兩山之間熊
耳東北行為外方嵩山中嶽也在河南登封縣濟
水自河南出為滎澤酈道元曰滎口石門西帶山

隰盖嵩高北麓也商山東南為桐栢山又南為陪尾山今曰横尾山在徳安安陸縣此自西傾至陪尾古説以為中條者也内方山亦曰漳山在荆門軍長林縣大别古説在漢陽軍漢陽縣名魯山或曰漢川縣甑山左傳楚禦呉濟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則在漢南矣導山桐栢至陪尾在漢北嶓冡至大别在漢南源流可見今皆以為在漢北不能詳矣陪尾大别皆以見雲夢陪尾雲夢北境大别東境也自嶓冡而東至荆山又南至内外方又東至大别以行漢是為北江漢於此與江合岷山

山之南至衡山之北以行江水是為中江敷淺原今曰博陽山在江州徳化縣江過敷淺原與彭蠡合衡山之南則彭蠡上流贛彭諸水俱入彭蠡是為江南凡此古説以為南條者也北條起岍南條起嶓皆称導水莫大于江河東西横貫南北川瀆之中中條渭洛濟淮各行東西之半或不及焉大抵北條皆水尾專為行河曲折之勢中條皆水源南條三江源委並着江畧漢頗詳焉漢水東行有曲折之勢如两河俱赴已患渾淪大滓㑴侵滛之固當詳之使有攷也然自後世通渠漢川雲夢之

際禹迹固多湮沒矣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合黎山亦名羌谷在甘州張掖縣西北流沙居延
海也在掖東北徼外一千六百里杜佑謂沙州西
八十里有沙隨風流行曰流沙按段国沙州記洮
河西南有黄沙周回數百里不生草木州取名焉
不曰沙隨風行也佑當別有據弱水西行至合黎
與張掖河合曰黎水其餘波入居延以地勢隱測
之居延在合黎東北山川悠遠水一東一西書傳
無所紀載不能詳矣導弱水至合黎止合黎之西
為夷界故不復紀其所經歷而西行山川實始於
此西境訖海為可知也禹貢北海無所著見何也
北海最遠中隔沙漠廣袤數千里漢霍去病伐匈
奴始度漠北臨瀚海而弱水西北有蒲類海居延
海鹿濁海雷翥海蒲昌海皆海曲澤渚因中国事
夷狄始各見于書傳至突厥并服朔漠諸国其地
自遼海以西西海萬里南自沙漠北至北海五六
千里云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自三危經夷界入南海其源委皆可見中間

隔夷界故不復紀猶弱水自合黎而西也南海亦夷界而紀黒水之入何也南海疆理之所及也和夷在王畧之内矣西戎因其師屬叙之而已不及以政故山川之在其界内者皆不紀導水先弱水包西戎以訖西海黒水定梁雍之界以達南海是為華夷疆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河源在夷界自積石入中国始施功故自積石而下紀其在所經歴焉龍門上口曰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下口曰龍門山在河中府龍門縣河本行於兩山之西而鄜丹以西地勢不平河湍悍行北曰河自丹州汾州縣南入鄜州城縣岸頃狹人呼地澂齒多敗故禹鑿山為瀆振東之樂史寰宇記為石槽（孟門山俗亦名石槽有石槽祠）河出龍門而南觸華山之陰折而東行底柱特立于河之中禹折為三門今名三門山河流包之亦所以扼東之也尤為險阻漢陽建議鑴廣底柱石投水中不能去湍流沸怒為害滋甚漢武帝曰聖人功通于神明豈易継哉

其言是矣孟津在孟州河陽縣洛汭入河處過言且行且入相漸被也自華山東行為高山伊洛瀍澗合為一川北流入河是為山川一都會周人卜洛盖自古以為今居矣大伾水經以為在成皐北濟入河處許慎曰今黎陽之黎山鄭康成曰有脩武武德界瓚注漢謂尔雅山一成曰伾成皐山不成脩武武德閒無此山今黎陽山一成臨河是為大伾孔穎達謂瓚言為今黎陽今濬川導河南至華陰折而東行至大伾折而北行所謂千里而一曲也經文次第當有黎陽黎陽有津梁雍度河自蒲津荆豫自孟津青兗自黎陽津洚水水經降作絳當從經文作降鄭道元以為發源沘流下乱漳津今思冀州界皆有古洚瀆本無源委水經河至沙丘堰酈注或曰沙丘碣石不遵其道曰洚亦曰瀆堰漳水也余謂禹疏二渠載河北河高地水無有不下者也苟非堰過亦何以能載之高地乱今澶州臨河有鯀隄自黎陽入北至恩州青河歷亭皆有之然則洚水者自元城以北隄過之水是也隄碣過水可謂不遵其道矣然使放從行于卑地則青兗徐豫皆被其害在雍底柱未折其患在冀豫

不行濟漯上流壅并推盪而下其患在青徐不疏
九河水積高于堤究更病之此其首尾相因之勢
也堤障不得尽為非鯀為其一而廢其余功何以
能立漯在朝城碣在元城相去甚迩王横曰禹之
行河随西山東北去賈讓曰河西薄山東薄金堤
則漢世猶以堤随山夾河而行也今恩冀間猶有
降瀆者河在行漳瀆降水浸淫亦引入河而行之
河徙漳洚自行其瀆人猶記其名耳導河積石龍
門華陰底柱孟津洛汭大伾大陸九河逆河皆河
之要會如諸家說降水果若有源委不過與漳淇

洹滱等耳漳淇洹滱皆不出非河之節會也頤独
出洚何哉大陸澤名左氏魏獻子田於大陸還卒
于甯杜預曰大陸吴澤在衛州脩武據經河過降
水至於大陸正使如桑欽之說大伾在成臯而脩
武猶在降水之西酈道元欲兩存之故謂自甯鉅
鹿皆為大陸非也循經而求當廢杜說大伾在黎
陽降水在元城以北大陸當邢連中山深趙界地
說曰大伾地喉言河始自此北行也大陸地腹言
水所鍾也閔並曰河決卒於平原東都左右其地
形下而土疏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隈盛

則放溢火稍自索而賈讓亦謂陂障卑以下為污
澤使秋水多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縱而不迫然
則降水豈非隄障放溢之水欤大陸豈非澤藪瀦
蓄之水欤漢世言治河者大抵猶識古意下此大
抵妄也九河當以許商為據商言自鬲以北至徒
駭間相去三百里經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則當滄
德間明矣桑欽起元城非是逆言迎受之也禹河
自碣石入海此不言已見也逆河碣石今皆淪于海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
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
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
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漾水出三泉縣嶓冢山孔氏曰泉始出山為漾水
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是也又漢曰
沔言為漢上流也漢中今興元漢水東經均州武
當縣為滄浪之水今曰滄浪州劉澄之曰沔口古
滄浪水漁父歌濯纓在今漢陽軍去大別太近經
浪猶隔三澨乃至大別失其處地說漢水東行觸
大別之坡南入于江水迴曲曰匯漢水入江又
東迴曲為嶧是為彭蠡然則彭蠡受鄱贛諸水又

得漢水迴曲停滙乃始能為澤漢於是東行為北江入海澧水出澧州石門縣東合涔水至安鄉縣入洞庭湖洞庭巴丘也合沅湘諸水至岳州巴陵縣入東陵漢志廬江西北有東陵鄉水經江水過下雉縣北利水自東陵來注之雉在興国軍永興縣經行中江其所經歷皆在江南而志称東陵在廬江西北又過九江至東陵州九江盡于此而潯陽記桑落州上三百里合流皆所未詳迤連延也東行連延而北會于彭蠡之匯又東為中江入海贛水合彭蠡豫章湖淦濁餘鄱僚循發大庾嶠衡

山之陽總納十川下鍾彭蠡是為江南入海經疑有疑字出南江揚三江既入為可疑作以見史省文也孔氏曰有此中南可知是也導山雖衡山為彭蠡上流彭贛諸水畧不紀載何也其水順道未嘗施治理之功且無可識之事也潛漯諸水皆如此蘇文忠引陸羽三泠味別之説何如曰三泠見波流相漸被而各槽行千余里不相殽離味別即是辨識之精以為三江赴海之證則甚的確而非禹導水所急也凡水順道不汎溢而後有浸潤之功舟檝之利故其或分或合經一一叙其源委味別雖精

乃其細者耳經中江北會于匯今彭蠡自南康星子縣東北湖口入江則差與禹貢不同水道改矣余守金陵始行姑蘇以北至潤金山其地為鶻竄山二山相对江水分為三金山寺有井即陸羽所謂中泠井指謂中江水也泠本泠字今訛是知岷嶓山尾行于江中晉唐間人猶識此至弁北望歷陽界有三山又聞其上有采石孤山山皆行于江中頗恨不得至其處王遂与余言金山下有山相对狀如蛾眉江一分三泠入海它日撤遂往淮西自采石渡江遂以書來言采石西江中有山東西对立謂之東梁山西梁山江水分三泠是則岷嶓山行為三江皆可驗古人足跡徧天下見聞始傳又識精故議論不妄發漢有沔漾之名皆東漢水也地里志西漢水出西縣嶓冢山南入廣漢白水蓋潛漢也經不着其所出自古皆為東西兩漢俱導嶓冢則其或然矣而西漢固無沔漾之名漢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為漢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名沔則是沔漾俱為東漢也独氐道武道脉絡不通川渠阻隔武都受漾為不可據而桑欽遂徙氐道漾水為西漢之源由是愈紛錯酈道元委曲迁就通之以潛伏之流証之以难驗之論更覔齟齬故當尽廢諸說而一之以經文杜佑通典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経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為漢水亦曰沔水其說為可據上邽今廢入清水金牛今廢

入襄城常據華陽国記漾水出漾水山尋求不得其處漢志沮縣沮水出東狼谷中水經推為沔水之源今興州和政縣漢沮縣是否姑存之要與孔傳不同矣三江孔傳為誤班固桑欽承之其失愈遠孔傳彭蠡江分為震澤遂為北江入于海江至彭蠡合為一未嘗分也地里志北江自會稽毗陵縣入海中江出蕪湖自陽羨入海南江從吳縣入海具區在吳縣西自石城分江水至餘姚入海桑欽尽據之以行三江其最舛謬者沔與江合流至石城分為二南江逕宣城寧國為長瀆注具區東則松江出焉奇分為三江口又東至餘姚入海宣城與具區隔三江豈能越山而過也酈道元知范蠡乘舟出三江口別為三江引庾仲初吳都賦証桑欽奇分三江而不知餘姚入即吳越春秋所謂三江者也松江自從吳江入海與餘姚遠矣備攷本末指其謬誤以伸經文使學者無惑焉岷江出峽禹之所鑿欽曰不可知也水經江水逕西陵峽歷禹斷江酈道元曰南夾北有北谷村兩山間有水清深潭而不流者旧傳昔是大江禹以此江小不足瀉水禹更開今峽口水勢并衝此江遂絶今

謂之禹斷江必當是也峽險不減龍門砥柱人遂
稟之豈禹之旧乎曰不然梁貢道浮潛逾沔以入
于渭荊貢道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東
西各行蓋亦使人避峽險矣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
東至于河又東北會于文又北東入于海

山海經王屋之東灉水出焉郭景純曰灉沇聲相
近發源為沇東流為濟酈道元曰重源潛發出今
孟州濟源縣平地導水皆有所自始沇独無之而
與弱黑同列以其皆發于平地也潛源雖有之而

難為故使不紀載濟至於温縣入河南當鞏縣之
北洛口也河南受洛北受濟孔氏傳曰濟與河並
流十数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数里溢為滎澤在敖
倉東至故滎濟通脉絡然河自東行濟自南行世
謂十字溝者皆人為也若以為出于天造則断是
不然以理推之濟出王屋其余麓東行自河北截
河南行而涉于水中不可見今所在水中石磧如
此者多此則濟瀆也河過洛汭兼受濟洛勢益湍
悍禹欲截河行高地因濟水有出南之勢疏滎澤
以受之河水汎溢滎澤特於南有口納之固當奔

趍而往截河之勢誠不足恠然河本東行波流盛大濟不能挾而南也故濟雖截河而河大勢自東禹更疏其下使通利由是濟南而河東為十字溝誠有人為之力焉水經滎瀆受河有石門王莽時天旱濟瀆在河北者遂斷不復入河川流固自有渴涸時而濟為大瀆不應絶其所以絶者所在穿鑿引水源淺流緩會逢旱乾由是而枯耳酈道元曰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不與同者其言是也蓋事又変矣夫豈独濟哉亦因穿鑿失東注之勢鄭国鑿逕其利慱矣而終為失古人之意司馬子長作河渠書致意深矣其後張戎能知之世豈以其言為是哉滎澤亦遂塞正坐汴渠自長安以東鑿河灌溉漕運河流已患遲緩汴居滎澤之上先受河水水皆南去其東豈復更有波涛浩蕩溢出為滎如禹故事哉澤無流注之水久當淤塞澤高而瀆下水雖有盛時亦不能入此皆自然之理也酈道元曰滎口石門也形如畢又曰滎瀆東南流今無水又曰汴自西緣帶山隰秦漢以來亦有通

濟水與河渾涛東注皆紀實也今人雖今猶謂其處為滎播識禹迹也禹河南出為滎東出為濼

滎雖廢漯猶通行而自昔滎漯皆未嘗決周衰鑿
河南出者浪蕩瓠子酸棗無不決者禹行有水瀆
後世無瀆妄而已滎澤鍾水盈則行之陶丘在廣
濟單定陶縣濟水過定陶至乘氏流為河東合汶
水入海蘇文忠曰禹隨山濬川隨山者隨其地脉
而究其終始也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也有近而
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此言是也独江河不能
絶之語本鄭康成非也近而不相連者潼華雷首
趾麓相距僅能容河而實不相連者遠而相屬者
嵩高東南皆平野而泰山脉絡不斷山分二條北條

為原濰蒙羽南條為芒碭北盛南徽泰山居北為
之宗泗水行其中泰山西对大恒山河濟故瀆行
其中南对松柏以東至揚楚閒諸山而淮行其中
沿水之源流則山之脉洛皆可求也故曰隨山濬
川河過洛汭勢當就卑禹既疏濟然後引河而東
過大伾又當就卑禹又疏漯然後引河而北於是
河行漳降瀆合滹沱滋易以入海此所謂不逆地
觔附屬孫順者也惟河入泗自北而南為橫絶阜
麓然経導菏澤被孟豬蓋因是窪下之勢導而行
之浅流復被不敢斷鑿為深渠也後世只水利者

大抵鑿山斷塹以褻天地之性雖其事大小不同要皆與坊命圮族同科蒙恬自以為不能免誅戮是矣經溢為滎導菏澤被孟豬溢被皆一字之工足以觀禹跡杜佑通典力詆桑欽以為濟瀆已斷復行濟水與禹貢一同為謬何如非也濟水雖絕其瀆猶在雖中間皆經穿鑿变易或斷或續然水之附入于其瀆者猶可尋求緝之以存禹跡非無理也佑言過桑酈之失自是多牵合耳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入於海

導水書法有四弱黑沇不著所自水出平地也黑水出鷄山則猶沇之王屋欲導河不曰自積石者河有源也河源在夷界至積石為中国遂於此治理之非如淮渭有所止截也江發岷山漢發嶓冢皆自其源導之岷山今在徼外夷界虞夏為中国也地里志南陽平氏縣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以為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栢山酈注潛流三十許里平氏今廢入桐栢縣水經渭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酈注引地說鳥鼠山同穴之枝幹明非一山也首陽縣今渭源縣山海經讙舉之山洛水出焉地里志以為山冢領山然則淮自

桐栢而上渭自鳥鼠同穴而上洛自熊耳而上猶
皆有源而足疏治潛流更难徵故各著其所從始
此導水書例所為不同者也淮自桐栢而下不待
疏治而皆順道故独記於泗沂會而已沂入泗泗
入淮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於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
沮入于河

導山称鳥鼠導渭称鳥鼠同穴若他說本之不同
欽尓雅謂其鳥為鵌其鼠為鼵大抵去中国漸遠
人物稍稍有変其常者天地之偏氣也海外諸国
則甚有恠異者矣漆沮與渭且行且入而倶入河
今漆沮之洛入河處與渭稍離亦水道改矣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於伊又東北入
於河

導洛以水入先後為序豫州伊洛瀍澗以水之所
出遠近為序洛出冢領遠于伊導洛自熊耳潛源
非所紀載也而洛猶為之宗焉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四海會同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
成賦中邦

九州攸同孜礼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四隩既宅
即堯典四宅隩即厥民隩之隩也地非隈隩不可
居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望楚與堂景山與京皆其
隩也刊猶变易之变易而定其等秩也滌源言蠲
除其泉源無敢壅塞之者陂障也障固而厲守之
以待政令山川澤皆属虞衡名山大澤不以封諸
侯有功則錫之山川九山九澤旧說九州之山川
澤也司馬子長說九山岍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
耳嶓冢内方汶山九川弱黒河漾水江沇淮渭洛
九澤雷夏大野蠡彭震澤雲梦滎陽孟豬野雒皆
有據旧說為是四海戎狄夷蛮道路開通會於師
京六府水火金木土穀庶土異壤充黒墳青白墳
徐赤埴墳楊州塗泥豫壤壚梁青黎雍壤以此
辨其肥瘠而知其生殖𠫤薄以叅正貢賦載師任
力閭師任力縣師行車人牛馬之政令有一不慎
必為民害出之甚易反之實難故使致慎焉壤田
上中下本三等三三而九之猶三等也咸皆則法
九州之内悉程三等而成賦法不如是為夷狄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天子建德因生而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禹治水

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於此遂定功載賜姓胙命之
氏焉姓紀其所自出氏别族也旧有土者功高則
加錫已有姓姬有初已滕箴任荀僖佚嬛伊是也與非大功大德不
别賜水患已除土谷致用其民豐殖而不作德豈
所克綏厥猶扎衆建諸侯使各教其所治疑脱一之字
民然而其事必有本也一人躬行於上四方承式
於下矣袛敬不距順也詩曰我求懿肆於時夏允
王保之又曰有覺德行四国順之其斯之謂乎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
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
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揆文教二百
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
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去王城四面各五百里為甸服孔傳曰為天子治
田賦謂授當出賦包銍秸粟米曰總謂禾藁皆入
孔傳曰藁供飼国馬周礼所謂秩也銍刈謂禾穗
秸服藁事也不独畜飼積以待薪芻藁籍之用四
百里五百里去王城稍遠入粟米總銍秸粟米輕
重必均王國賦法稚行於邦國又四面五百為侯
服釆公卿大夫之食邑也周人稍也在畿内男邦

小國五十里諸侯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孔氏曰
三百里同為王者斥侯周晋為䥫侯鄭為男伯是
也又四面五百里為綏服綏安也是為牧伯之國
作單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揆度也度行文教魯衛
是也奮武衛斉燕是也成王命太公曰五侯九伯
汝實征之詩称召公曰闢國百里内揆文教外奮
武衛中國之所由安也又四面五百里為要服要
言治之有大要也夷有全用中國之法者嵎夷和
夷是也有雖奉行疆理之政而事不能尽與中國
同者萊夷華夷是也蔡孔傳曰法也又四面五百
里為荒服治之荒畧而不詳也蛮視夷益蠢流移
也言政教隨其俗也或曰蔡流皆放有罪之名春
秋傳殺管叔而蔡蔡叔舜流宥五刑五宅三居蔡
千里之外流九州之裔此為二等更一等則不同
國也

東漸于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声教訖于四海禹錫
玄圭告厥成功

東海西沙流逾三千里南衛北恒逾三千里是為
斷長補短為三千里者也然而自南河至衛山二
千里自恒山至南河僅千里長短不等而声(敎)所暨

必尽海而止故自流沙西與衡山之南恒山之北皆同也中庸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唐虞之盛玄天色孔氏曰錫玄圭天成功是也禪禹定於此矣

甘誓

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

與賢與子孟子論之尽矣謳歌獄訟朝覲皆歸啓啟是以嗣禹而王不知扈何以不服至于天子親征而猶大戰於其國野哉禹禪征苗啓繼征扈人心不同故事変多端也國語夏有觀扈周有管蔡皆同姓也夫子序書直曰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啓以君討臣扈為抗天子其罪可見扈在永典扈縣有甘水甘亭按崇為鯀本國在鄠縣鯀殛禹自夏有天下以鯀配天其支庶改封扈歟

甘誓大戰于甘

亂臣賊子世固有之不得已至於討伐已非盛事而況至親骨肉哉故史不復書其所由戰之故

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
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
則孥戮汝
召六卿使總誓也六事言各有事於軍也数邑之
罪以誓告軍師然後中軍出號令司馬左右陳行
而以天子之命誓之各行有司之事常武可攷鯀
汩陳五行彝倫攸斁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三正
子丑寅之正也三正其來久矣禹與子而天下歸
之啓歷数在躬歷数起於五行三正舉而措之天
下之民謂之事業者也五行邑威侮之三正邑怠棄

之称兵以抗天子是為威侮之實怠慢棄滅不禀
正朔其誓辞只二説見邑為夂叛逆天害理故天
勦之勦截也断截絶滅之也恭行天罰是為天吏
故曰啓賢能敬承禹之業一車甲士三人左射右
執兵御主馬政作一車之將右與御佐之張侯曰
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射人曰使有爵者乘王
之倅車蓋將選也攻治也各治其事謂之命(攻)王良
吾為範我馳驅終日而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
獲十詭遇御非其正之謂也師以持重為不可勝
進退動静莫不有法舍法而詭遇或有幸勝而不

可以濟衆為法是故御非其正為不恭命三代節制如此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晋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折壘馘执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此為致師之法兵車戎廣闕苹輕鄭康成曰輕車馳敵致師之車然則五車左右御皆當有法載於正典與司法不独致師也春秋時已亡許伯樂伯攝叔各有所聞行之車政修而軍律嚴天子親征以迁廟之主及社主行無遷廟則以圭帛曰主命古者大封必於廟大行必於社示弗敢專也軍之賞罰速

不俟反國而行之周礼司隸掌盗賊任器貨賄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司農曰謂坐為盗賊而為奴者輸于罪隸舂人槀人之官也由是观之今之為奴婢者古之罪人也故曰予則孥戮汝如司農注則古書孥作奴〔漢書王莽傳予則奴戮女顔師古曰奴戮戮之以為奴也説書者以為孥子也戮及妻子此説非也〕盗賊男子沒為官奴婢者殺敵而不用命黨逆同忠以致盗賊之法治之也古人制法必有義人掌戮鄭康成曰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之盖搏磔之也殺而搏磔之為辱称戮男女沒入亦為辱之称戮欤故春秋傳曰

身死妻子為戮或作僇此本古法非啓創為之至
文王罪人不孥遂為後世法予則孥戮汝謂及國
以王命行之或輕或重隨其故事與戮于社別出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作五子之歌
太康啓子書言厥弟五人則皆弟也序言兄弟五
人五人自相兄弟也

五子之歌

虞書賡歌夏書五子之歌皆詩也詩言志歌永言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二乃盤遊無度畋
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
禹之戒以作歌
尸主也以逸豫下屬滅厥德句絕既主大位而以
逸豫滅厥德好樂喜逸墮其四肢心志渙散色禽
酣湎皆由此而作其何德之能存一生一滅必然
之理也民已二矣而方甚焉槃樂遊逸無復法度
畋于洛表至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而距
之于河民雖憤怨然猶能忍然則姦盜必有因而
民本不能遠亂矣其弟五人御其母以從畋于洛

汭太康舍其母而往洛表百日不見母更失子道
五子咸怨與舜怨慕之怨同以子從母以弟從兄
皆不可離者也而宗庙委棄母子措越豈得不怨
柰何不敬今失厥道皆怨語也夏史直書太康之
悪而弗諱法之所不當諱也太康自以為子代父
位如天之不可傾覆不復作德忘其祖訓戒民棄
不保以取滅亡若更諱之則継世而有天下者何
懲焉左傳羿自鉏遷窮石鉏在澶州衛南縣窮石
在吐谷渾界是則羿既擬奠又并兗又并雍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予觀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
上者柰何不敬
得乎丘民而後可以為天子是故近之則情親下
之則勢絶以一人而視天下至眇也而愚夫愚婦
或能勝予况合天下以為吾敵哉禹之功如此盂
子曰恭者不侮人三數之多也一人而三失其心
怨叢於其身何能堪之蓋不待明始為怨也凡乖
離于冥冥之中皆當圖度而消散之朽索之馭六
馬馬蹶而車僨可必也敢不恐懼而反肆乎歸藏

昜王度紀公羊春秋皆言天子駕六馬虞夏以前
車制欵禹之訓大要敬而已一有不敬滅德之事
隨作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
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與乱同事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紀綱乃
底滅亡

陶唐堯氏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既失君道紀
綱豈能復存必至於滅亡堯舜禹皆都於冀以臨
制四海盖中國之統太康失國固無可言者而羿
安敢窃有之哉其迂穷石實為巢窟自固之謀寰
宇記拱州太康縣城故以名其縣太康既逐而居
此故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
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絶祀

五權百二十斤曰石關通也輕重之所由通也三
十斤曰鈞和平也輕重之所由平也律度量衡皆
典則也藏於王府為国之守器禹之盖創典則無
不備以貽子孫皆可憑也苟不至乱荒墜失其緒

則何至覆絕哉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
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其母子兄弟皆流離無歸矣夫民之志於忍而逐
其君君必且拜與其父母兄弟仇讎之而將誰依
哉鬱陶鬱結顏厚色愧忸怩心慙民本以一時之
憤姦盜挾之以竊發太康遂見逐然禹之功德在
人心者未泯也事已失而反之民豈能無悔心哉
五子咎太康失民非民之罪禹雖有大功在天下
不能救其子孫之顛覆皆所以感動人心也故其
歌五章皆有意義一章言禹之謨恭得民自有謨
訓而太康弗克敬承二章言逸豫之遠祖訓遂至
亡國三章言與為天下宗有堯舜禹相傳之懿太
康失之為忝厥祖而羿于帝王大統意在言外四
章言禹法度明備太康荒廢之然乘四載八年于外
萬世永賴之功豈應便至覆絕意亦在言外五章
流落失所惆悵無聊幾使人不忍聞而不敢尤其
民歌詩流傳其誰不動心羿之所為不敢遂蕩滅
之少康中興而羿浞皆誅此歌實有所感動焉衛
亡許穆夫人賦載馳蓋得五子之歌餘意

胤征

羲和湎淫廢時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羲和本一人居中授時四子其属也分治四方諸侯羲和總之兼称四岳至此盖独掌陰陽不治方岳之事欽尭命羲人曰欽若昊天暦象日月星辰暦象本於欽若昊天而况湎於酒廢時乱日尺此固當誅羲和有戢守在王朝胤侯乃往征于其国判官離次可以因見令之不肯從召之安肯至遂至用師跋扈甚矣夫子定羲和罪状如此胤国闕

胤征

告衆孔傳曰奉辞伐罪是也征者正也上討下之名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太康崩仲康立於河南左氏傳称羿因夏民代夏政又虞人之箴称帝夷羿則羿嘗自立代夏称帝矣太康以失河北羿以代夏政而夏史曰仲康肇位四海正天下之大義也春秋大一統之義也肇始胤侯命掌六師受為司馬之官也羲和廢戢逃畔荒酒九代之法當行故承王命而往征之此夏

史定羲和之罪也

告於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聖有謨訓典章尚人亦以湯官刑為聖謨徵証必有明証故可使天下後世定保之天子必奉天人臣必奉天子百官無小大皆脩輔故其后惟明明詩曰明明天子又曰明明不已明明有繼之辭也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人臣之常憲也此皆聖禹之謨訓也故每歲申儆之孟春正月遒人宣令之官以木鐸徇于路周礼遒人木鐸徇或小宰之職官師百官之長於是訓相規正雖百工賤役亦執藝事以諫而況於公卿大夫近臣親戚乎其有不恭皆有常刑凡此雖為羲和昏迷天象而發而意有含蓄太康以遊洛失邦凡有位于王朝者責之以脩輔之義皆當有罪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今至於亡國覆宗奔竄以死則其所謂脩輔之職果安在而乃畔官離次序私歸其邑酗酒自逸者哉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乱於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
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
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生
之誅
羲和不以仲康初立時迯去明矣羿乱羲和畔歸
于其邑仲康已立猶不返俶始羲和世典天地前
此未有擾乱天紀如此者日月之會是為辰季秋
九月日月合朔于大火具宿為房一行説古文輯
集羲同日月加會陰陽輯睦変而相傷則為弗輯
瞽楽師嗇夫救日伐鼓於社楽師掌之嗇夫承命
奔馳庶人在官者胥徒嗇夫有職府史之屬漢有
斗室嗇夫孔傳曰主幣之官馳取幣礼天神庶人
走供救日之百役日食大変自天子至庶人祗慎
如此而羲和曆象官乃無所聞知昏迷于天象是
為忽天道侮謾訓廢常憲以干先生之誅雖然太
康之亡羲和不禦衛仲康之立羲和不朝覲是王
法之所不赦者法皆不行乃始因日変而興師何
哉孟子曰以為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
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太康危難之際諸侯
顧望首鼠必非独一羲和也既不可悉誅治之而

俻明典𢙣當中機會羲和職在奉天而忽慢变戒
其罪為重是故以此為誅首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尔
有衆奉將天罰尔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
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殲厥
渠魁脅從罔治旧染汚俗咸與惟新
六典司馬政典孔氏曰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
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時謂曆象
後天時若此果出政典則專為曆象之官設此條
其它官司干犯𢙣仝當討伐者宜各有條也或曰
政典行兵之法也先時後時皆為遠節度其罪皆
殺崑山出玉石山脊曰崗奉行天討是為天吏為
天吏而逸德則其暴甚於火矣今當取其渠魁殲
殲之渠大魁帥也王師之至而猶不面縛肋悪旅
拒皆叛逆若威力迫脅不能自拔則當勿治已經
誅討便為染悪皆與之自新
嗚呼威克厥爱允濟爱克厥威允罔功其尔衆士懋
戒哉
非不爱也而以威克之臨敵之戒所以用民命一
死力非可以為常也𢑱與羲和其罪孰重曰羲和

慢天罪固重而羿反叛豈輕弑然而事必有次第勢亦有屈仲正百官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四方太康亡國固以百官廢脩輔常慝羲和正朝百官使体統皆正斯有以臨制天下且太康固為失民心也民心未回羿豈易治弑脅從乱之民據險固之地輕山疑作以治之羿未即罪何日可鮮唐河北藩鎮之禍根株百五六十年至於唐亡正坐此耳書傳載羿浞之事羿既逐太康終不敢廢夏祀听仲康自立於河南浞殺羿因羿室生澆及殪使澆滅斟灌氏斟尋氏夏同姓也斟灌在青州府壽光縣斟尋在濰州北海縣至帝相居帝丘澶州濮陽縣浞又滅相后緡脈逃于有仍生少康浞處澆于過處殪於戈跨據河南北過在萊州掖縣戈杜預說在宋鄭間少康為仍牧正澆使椒求之奔為虞庖正虞邑之於綸宋州虞城縣浞意不盡滅夏之遺種必不已少康布德以收夏衆夏之遺臣靡自鬲氏收二國之燼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滅過季杼滅戈然後祀夏配天不失旧物浞暴甚逆於羿矣少康之興固有天意要亦由浞窮凶極悪人心思旧反本而後其事可回不然太康一旅之衆二斟滅亡之餘豈能暴興如此雖然亦五六十年矣

一敗塗地之勢不能遽反自非禹之功德天命奚所眷顧苟無仲康少康之賢人心何所繫屬王業復興夫豈易哉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釐沃湯名論語名履故或以為字或以為謚史記名天乙契至湯十四世國凡八從孔氏曰嚳嘗都亳湯自商丘從焉故曰從先王居十三州志梁國有二亳南亳在谷熟北亳蒙谷熟今應天縣今拱州考城縣亦謂之景亳地里志梁國谷縣有高辛城寰宇記曰在谷城縣帝系譜顓頊封嚳邑于此商丘今應天理帝告釐沃孔氏曰告來居治沃土二篇以字訓與序意求之恐是如此凡傳釋逸書名義未必盡然史記作帝誥無釐沃

湯征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孔氏曰為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今應天寧陵縣邦國昔有命祀不祀為犯令陵政已屢討伐而況於殺人奪餉乎童子不以罪而死是為殘賊仁義王法所當治為匹夫匹婦復仇湯蓋行方伯之職以司牧人自任也遺之牛羊使亳衆為之耕將與同

之善也而傲雷滋甚不可訓誨於是征之

伊尹自亳適夏旣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

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伊氏尹名經尹躬暨湯則名也或曰名摯尹正也

官名孔氏曰摯力牧之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莘

國名今濮州濟陰縣東南有莘仲城湯進之於桀

古者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

有功伊尹五就桀幸桀之改德也醜言其德垢穢

為可醜也於是為不足事矣伐桀定於伊尹醜夏

歸亳之曰始入國門而遇汝鳩汝方與論夏二臣

商賢人二書必有異同之論惜乎其亡也伯夷之

清伊尹之任皆存義也湯以征葛而伊尹猶自亳

適夏鳴條誠不得已矣自帝告而下五書皆商史

所作遷亳今夏王命征葛行事方伯耽事汝鳩汝

方猶論夏事故皆夏書堯典為虞書告釐沃湯征

汝鳩汝方為夏書始終之際皆可攷也自湯至桀

十七世史記桀名履癸

右夏書九篇其五篇亡